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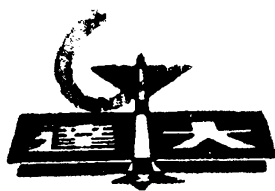
江南四
才子
姻緣

金如意

重編本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再版

重
編
金
如
意

著 著 江 蝶 廬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序

明朝正德年間的唐伯虎，是姑蘇一位風流才子，雖不過中了解元，世上都知道他的名氣。後人因爲那風流兩字，便道他是個好色的人，做了一部金如意，又叫做八美图，用的是彈詞體，完全對白唱句，都不十分雅馴；比較後部三笑緣，大爲減色。但意義很是曲折纏綿，從頭至尾，趣味極濃，能脫前人的窠臼，也算得一部好小說。所以我把他的詞句，改用了白話文字，削去粗俗的土語，將他的精華提出來。吾知道愛看豔情小說的人，一定歡迎的。這書做成後，有人見了問我道：你寫唐伯虎的事實，可是真的嗎？我笑答道：這部書裏的唐伯虎，可不必根據他的歷史，你不妨把他當做琵琶記裏蔡中郎就是了；如果琵琶記可做蔡中郎的事實，那麼金如意裏的唐伯虎，也可以做得事實了。那人聽了，一笑退去。我便把這幾句話，算是一篇序文，寫在本編的頭上。

新式標點 金如意目次

第一回	遇昭	一
第二回	演扮	四
第三回	投靠	八
第四回	試琴	一一
第五回	戲婢	一五
第六回	通桃	一八
第七回	露情	二一
第八回	說親	二五
第九回	盤婢	二八
第十回	看燈	三二

第十一回	菴會	三五
第十二回	閨贈	三九
第十三回	誑馬	四二
第十四回	換婿	四六
第十五回	反激	四九
第十六回	許親	五二
第十七回	訪蔣	五六
第十八回	會試	五九
第十九回	鬧院	六二
第二十回	團圓	六六

新式
標點
金如意

第一回 遇昭

誰不知道江南四大才子，一位是唐伯虎，一位是祝枝山，一位是文徵明，一位是周文賓。有人說：四大才子裏的周文賓，沒有這個人，當時只有唐祝文張，號稱四大才子。那麼姓張的是誰呢？乃是一樣有點史流傳，文才跌宕的張夢晉，雖然張夢晉的一生作爲，與唐伯虎不同，却可說得銖兩悉稱。無如張夢晉的意中人崔素瓊，被寧王宸濠所奪，結果張夢晉崔素瓊雙雙殉情而死，真是可憐極了。所以後人編這部三笑姻緣，因爲張夢晉身世可憐，不合書中本意，便無中生有，捏造一個周文賓出來，仍舊湊足四大才子。然則何以見得周文賓是假的呢？不信，只消在他們居處上着想，就像唐伯虎住在桃花塢，祝枝山住在護龍街，文徵明住在文衙街；如果你去問蘇州人，好說得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獨有周文賓住居杭州清和坊，這就是可疑之點。如今且不問他是假是真，把這一篇話，算做開場白。單表這位唐伯虎，取名寅字，別號六如居士，爲什麼要取這六如二字呢？也有幾種傳說：有的說唐伯虎天生六個指頭，所以有六如居士的別號，實則大錯而特錯；祝枝山却生有枝指，因號枝山，載在明史，班班可考，可笑以訛傳誤，把祝枝山的駢指，移到了唐伯虎手上，豈非受了大大的委屈？又有一說是金剛經上說的，「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六如就是這六樣東西。他又號桃花仙，在取這個別號之先，大有一番用意，因爲他自己是弘治戊午科南直隸解元，年少才高，詩賦文章以外，又擅一筆丹青，在寧王府中身充上賓，在他人眼裏，覺得自己烜赫一時，欣羨無已，而不知自家早已看破，寧王宸濠圖謀不軌，這一座巍巍的冰山，如何能保其不倒？於是他就姑意假作癡狂，語無倫次，不上幾時，被逐出府。他回到家裏，逆料寧王宸濠決不肯

輕輕就這樣放過，心想何妨一癡癡到底，省得日後發生禍患。便在桃花塢中造一小小園林，園中遍種桃花，從此以後，不但大發其桃花癡，而且大交其桃花運了。閒話少說，書歸正傳，且說這一年正值南京鄉試，唐伯虎攜帶了書童唐慶，進京應考。三場完畢，在寓中等候出榜，他一人坐在寓內，覺得非常寂寞。唐慶立在一旁，看見主人坐着出神，便笑道：「相公！你在那裏想些什麼？」唐伯虎道：「你管我想什麼？」唐慶道：「在家裏，自然是相公管奴才，如今出了門，做奴才也得管上相公一下，然而呢，多少有些放肆，必過我看你相公沒精打彩，托膽動問一聲，想不到問動了相公的氣。」唐伯虎聽他絮絮叨叨，便道：「不用你在這裏多言多語，我因為客邸淒涼，很覺乏味。」唐慶道：「相公滿腹裏全是詩，既然沒有心想，何妨做幾首詩，消遣消遣。」唐伯虎把頭搖了一搖，道：「誰有這許閒情作詩？」唐慶道：「哦！我明白了，這樣罷！今天湊巧八月中秋佳節，相公不妨到街坊上去走走，包你心坎裏的悶氣完全消掉，倒是一樁，我替相公擔憂。」唐伯虎便問道：「要你擔甚麼？」唐慶道：「相公初到南京，地陌生疎，加着南京城大得驚人，外有十八重內有十三門，如果相公粗心浮氣，錯走了路，叫奴才到那裏去找啊？」唐伯虎道：「狗才越說越不像話了，難道我這般大的年紀，還要迷路不成？」唐慶道：「相公休得誇口，別說你相公年紀大，就是七八十歲的老頭兒，也要迷路，況且相公又不是走關東，關關西的老江湖，乃是一步不出門的秀才，要不要奴才一同跟去？」唐伯虎道：「我偏要一個人玩，不用你跟隨。」唐慶見主人不允帶着同玩，撇起了一張嘴，半晌始說道：「相公去去就來，別叫奴才等候心焦。」唐伯虎不去睬他，也不更換衣襟，輕搖紙扇，踱出寓所去了。唐慶眼看主人出外，不由得打了一陣哈哈，自言自語道：「我唐慶雖是伺候人的奴才，喜只喜相公性情溫和，待人忠厚，主僕實在不像主僕，不過狗才兩個字，常常掛在嘴上，當作我的稱呼，可是吃的是主人的，用的是主人的，我投得這種好主人，也算給祖宗爭一口氣了，此刻覺得倦得很，趁主人不在寓裏，正好睡上一覺。說着呵欠連連，眼睛一閉，身體靠在牆壁上，正想享受黑甜鄉滋味，只聽房門呀的一聲響，走進一個油頭粉臉的姑娘，手裏提着一壺新沏的茶，嬌滴滴

的說道：唐相公上外邊去了嗎？唐慶本來想打磕睡，看見房東的使女連雲送茶進來，登時長足精神，把所有磕睡蟲一古腦兒送入西洋大海，霍地立起身來，問道：你問我家相公幹嗎？我相公出去游玩哩。連雲道：到那裏去玩？夫子廟還是上雨花臺？唐慶道：他今天到處裏要去玩。連雲把兩片嘴唇一撇道：我們南京城有名的勝景大的有四十八個，小的有三十六個，你說你們想玩遍，就是我們生長在南京的人，也有好多的地方，沒有去玩過呢。唐慶道：相公有興而去，我也攔阻不住，他去了，我一個人睡覺，多少有趣。連雲點着頭道：不錯，你睡罷，我還要去做事呢。唐慶便搭訕道：好雖好，獨個兒睡很覺沒味，最好妹妹陪着，我，那纔有勁呢。連雲啞了一聲道：嚼你的舌根，誰來陪你，你自己不想是個癩蝦蟆兒，妄想吃我的天鵝肉不成。唐慶忙道：好妹妹，你別動火，難道像我這樣漂亮的小夥子，不中你的意嗎？連雲不待他說完，幌着粉頭道：不中意，不中意。唐慶姑意將臉一沉，搶步過來，雙手把連雲一抱，問道：看你中意不中意，連雲羞得面漲通紅，掙脫身子，三腳兩步，逃入裏邊去了。唐慶不禁暗自好笑，心想：連雲頗有幾分姿色，苟能與她真個魂銷，也是我前世裏修到的豔福，如果好事不能成就，今天給我抱她一抱，閻王跟前也好交賬。說着，掩上房門，身子一歪，倚在壁邊睡着了。這時唐伯虎緩緩在街坊上閒走，只見兩旁店鋪，鱗次櫛比，行人熙來攘往，果然熱鬧非常。唐伯虎無心閒看，信步前行，轉了一彎，灣，迎面有一座尼菴，門前停着兩乘轎子，却有幾個轎夫，坐在樹下談天。抬起頭來看時，見上面懸着一方橫匾，乃是紫竹菴三個金字，心想：何妨進內隨喜一回。打定主意，走入裏邊，只見燒香的男女，倒也不少，更有許多輕薄男子，交頭接耳，對一班年青姑娘們，評頭品足。一個說道：這位大姑娘長得多麼俊俏，可惜腳太大了，不趁樣。又一個道：那邊的姑娘，好一對水紅菱般的金蓮，祇可惜臉太難看了。先前一個道：這樣一看，頭腳兩全，實在難極的了，若講頭好腳好，我們南京城裏，要算陸翰林千金昭容小姐，夠得上古人所說的「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再也沒有一點批評。唐伯虎聽了，忍不住又氣又笑，暗想：這輩兇夫俗子，居然妄自平章，如今聽他們說得這般好，

這位昭容小姐，必然是一位美貌佳人，我到不可當面錯過。伯虎一壁沉思，一壁走上大殿，見幾個婦人跪在佛前，誦誠祝告，正在這個當兒，只見後殿裏轉出一個老人家，口中讓道：列位請讓一讓，我家老太太和小姐出來了。伯虎聽說，站在一旁看時，但見兩個梅香，扶了一位太太，一位小姐，冉冉行來。伯虎抬頭向小姐一看，不由的骨軟筋酥，魂靈兒直飛上九霄雲外，在雲端裏團團亂轉，半晌始回返原舍，不絕地稱贊道：妙啊妙啊！果然美貌無雙，但不知道她是不是昭容小姐？若得和她結爲夫婦，今生今世，不再妄生他念了。這時太太和小姐在前，一個老尼姑隨後相送，邊送邊說道：太太小姐要緊回府，貧尼茶也未獻，不安得極。老太太道：下次拜佛，再來打擾。師太請進去吧。老尼站道：太太言重了，貧尼恭送太太小姐上轎。一路相送出巷，唐伯虎也隨在後面，眼看太太小姐上轎而去，呆呆的立着，直至望不見轎影，方回過頭來，恰好和老尼姑打一照面，急忙問道：請問師太，方纔坐轎去的那位老太太和小姐，不知是誰家的寶眷？老尼姑滿面堆笑道：相公有所不知，乃是陸翰林太太和昭容小姐。唐伯虎笑道：哈哈！我的眼力不錯。說完邁開大步，追趕兩乘轎子，好容易給他追到，此際唐伯虎禁不住胡思亂想，不知這位昭容小姐會否受聘，若然尙還未曾許配人家，正好配我唐寅，到那時樂煞我了。不多一回，前面兩乘轎子，已經抬進牆門。可笑想念出神的唐伯虎，也跟隨轎後，走入牆門裏面，早被管門人瞧見，隻手把他一推，喝道：你這廝進來幹什麼？唐伯虎尙未明白，答道：我是跑路的呀。管門人道：你真瞎了眼了，這是陸府的牆門，由你亂跑嗎？快給我出去。唐伯虎被他推出門外，欲待理論，牆門業已閉，不由的隻手亂搓，頓足痛恨，恨不得身上立地長出兩個翅膀來，飛入昭容小姐閨房之中，調情作樂。說也可憐，唐伯虎在陸府牆門之外，躑躅來躑去，真個侯門如海，要想打算一個計較進去，竟比登天尤難，站了約莫一個時辰光景，活該唐伯虎的際遇來了，你道什麼際遇，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演扮

話說唐伯虎立在陸翰林府外，一籌莫展的當兒，只見一個年約五十以外的老婆婆，後面隨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雖然女孩子臉上搽着一些脂粉，可是終掩不了面黃肌瘦，她們一邊走，老婆婆嘴裏咕嚕着道：「頭不曉得你的命怎樣！老太太和小姐見了你，歡喜不歡喜？如果你有福分，太太小姐看了歡喜，你家叔叔也好靠了你，做一點小本生意，就是我老親娘也有些兒酬勞到手，這裏到了，我們進去吧！女孩子祇是低倒了頭，一聲不響，跟了老婆婆，打從耳房裏走進府中去了。」唐伯虎聽得清楚，知道陸府中收買使女，心想陸府要買書童，我情願屈尊降貴，進府充當一名書童，到那時天天得見小姐之面，豈不有趣煞人，我不如等這老婆婆出來，問她一個明白，再做道理。於是伯虎立在遠處守候，守了好一回工夫，方見老婆婆帶了女孩子出府，伯虎慌忙走上前去，笑吟吟的說道：「媽媽，我有話問你，這個女孩子，陸府不要買嗎？老婆婆道：「這女孩子長得太難看了，不中太太小姐之意，敢是相公要買不成？」伯虎搖首道：「我是不要買使女。」老婆婆道：「相公既不要買，聞她做甚呢？」伯虎道：「媽媽，陸府可要買書童嗎？」老婆婆道：「不要不要，若是相公要買，只要告訴我住處，我去領幾個來，憑你相公揀選。」伯虎道：「我家裏書童多得很，誰要再買。」老婆婆不聽，猶可聽了之時，連連啐了幾聲，噤咕着道：「青天白日見了鬼了，說完一手拉了女孩子，撥轉身軀便走。」唐伯虎見她去遠，心想陸府只買使女，不買書童，此身無法進去，如何得獲再睹芳容？這件事眼看獨力難成，不如回寓與唐慶商量一下，或許他有妙策，也未可知。伯虎想到這裏，興匆匆回轉寓所，湊巧唐慶一覺醒轉，看見主人滿面春風回來，便道：「相公這時候回來，滿面孔都是快活，想必在外邊遇見了美貌姣娘了？」唐伯虎道：「你怎樣會知道？」唐慶道：「相公的毛病，做奴才的自然知道。」伯虎道：「你曉得我在什麼地方遇見的？」唐慶道：「我猜不出的，况且我又不是八洞神仙，會得掐指陰陽，還是請你相公說罷。」唐伯虎便將方纔在紫竹菴中遇見一位小姐，出落得如何美貌，自己如何愛慕，說了個詳細。唐慶道：「慢來慢來，相公說了一大篇，真叫我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反覺得糊塗起來了。」伯虎道：「我講給你很清楚，你怎說糊塗啊？」唐

唐慶道：不曉這位小姐，畢竟誰家的閨閣千金，相公不會對我說，我怎生明白？伯虎道：乃是陸翰林之女昭容小姐。唐慶道：原來是她……伯虎怒道：狗才放肆，她是你稱的嗎？唐慶笑道：相公真是世間上獨一無二的賢生了，連奴才稱一尊她也不許。如今我日門你，見了陸昭容小姐，兩下可曾開口？伯虎道：小姐是名門淑女，怎肯和不相識的男子說話？唐慶道：她不肯和你說話，就是瞧不起你的意思，我勸你相公息了這條念頭吧！伯虎道：此言差了，這位昭容小姐，世上罕見，你可曾聽我讀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兩句書？我還沒有娶妻，怎肯丟掉她？不逮呢？唐慶道：相公說話不錯，趕快想法去逮罷。伯虎道：只是要見這位小姐，非得更換衣襟不可。唐慶問道：如何換法？伯虎道：扮爲女子，賣到他家，方可得見小姐之面。唐慶哈哈大笑道：相公發了癡了，好好的秀才身價，爲了陸昭容小姐，甘心情願，扮一個低三下四的使女，倘然被人看破行藏，不但叫人嘴都笑歪，而且惹事招非，這件事情，斷斷使不得。伯虎道：陸家只要買使女，我想舍此一條計較，別無他法，因此我不得不扮一扮使女了。唐慶道：男人扮女，總有一點破綻，我們在此異鄉客地，倘然西洋鏡觸穿，不是頑的啊！伯虎道：你這膽小如鼷鼠的東西，我若改扮使女，管教陸翰林夫婦看了，立刻成交買下，不信，他們還要派我服侍小姐哩！唐慶道：相公好一下如意算盤，如果他們看了，依舊一個不中意，這便怎處？伯虎道：不妨事，我若不到陸家，便罷，只要一到陸家，不怕他們不買。唐慶道：相公何必逆風點火，撥草尋蛇，還是安心守候出榜，回轉蘇州，豈不逍遙快活？伯虎道：我見了昭容小姐，相親相近，身在溫柔鄉裏，更加逍遙快活，我已立定主意，你阻擋無益。唐慶聽了，知道再勸下去，也是枉然的了。便道：相公既然要改扮使女賣身，也須有一個賣法才好。伯虎道：容易得緊，我與你認爲兄妹，扮做鄉人模樣前往。唐慶道：叫甚麼名字呢？伯虎道：你可叫做田三孝。唐慶道：那末你呢？伯虎道：我叫田四姐，你要牢牢記住，不可忘懷。唐慶道：相公讀書，過目不忘，奴才聽主人吩咐，好說得過耳不忘，如今名字有了，該怎樣撒謊呢？伯虎道：你說我們是兄妹，家住江蘇吳縣桃花坞，只爲父親身亡，連遭顛沛。唐慶搶着說道：不對不對，我的父親

好端端住在鄉下，不會死呀！伯虎道：死的是田三孝父親，與你有什麼相干？唐慶道：那末算田三孝晦氣，和我無涉，以後便怎生呢？伯虎道：我們家貧，難以度日，因此同母親到南京投親，遍尋不遇，川資用盡，母親憂急成病，死在招商店內。唐慶聽到這裏，又插口道：我家母親也在鄉下，健得活像一頭老虎，怎麼好咒詛她死呢？伯虎道：也是田三孝的，不許胡鬧。唐慶道：奴才不開口了，相公說罷。伯虎往下又說道：一時舉目無親，借貸無門，沒法將胞妹賣身，成殮母屍，以全孝道。唐慶道：這一個彌天大謊，虧相公想得，真不愧吳門才子。閒話少說，明天我去買幾件女衣服來，好讓相公改扮賣身，早早和昭容小姐相會。伯虎道：此刻天色還早，趕快與我買來，我明天就要去的。唐慶道：相公心急得了不得，快拿銀子出來，立刻去買。伯虎大喜，隨手取出十兩銀子，唐慶接了，匆匆出外，到衣莊裏買了衣服回來，共用去三兩五錢，他抱定惜油主義，以少報多，說道：相公這衣服買得好不好？伯虎看了道：甚妙，多少銀子？唐慶道：祇有七兩八錢銀子。伯虎道：果然便宜。唐慶道：不是我誇口，我去買東西，價錢不便宜，我也不要買。伯虎道：你能幹極了，事成之後，重重有賞。這衣服讓我更換，且來試演試演。唐慶道：且慢性急，還有一件東西，未曾辦妥。伯虎忙問道：一件什麼東西？唐慶道：是一雙女鞋子。伯虎道：狗才爲何不買？唐慶笑道：哈哈，相公真是外行，女鞋子店不賣的，我看將來幾百年以後，或者有得出賣，也未可知。伯虎一聽，雙手亂搓，頓足說道：這便如何是好？唐慶道：不要着急，我自有的妙計。伯虎道：計將安出？唐慶道：這裏房東的使女連雲，她的一雙脚，生得真妙，和相公的脚相仿，不妨向她借用。伯虎這纔轉憂爲喜，問道：倘然她不肯借呢？唐慶道：俗語說得好：「有錢使得鬼推磨。」她若不肯，送她三百個銅錢，包你成功。伯虎滿心歡喜，說話之間，天色已晚，連雲撥着一盤飯菜進房，含笑說道：唐相公遊玩了一天，中飯未吃，夜飯請多用一點。伯虎聽她說話伶俐，對她笑了一笑，坐下用飯。唐慶道：連雲，我有一句話對你說。連雲道：你有什麼話？唐慶道：有一件事和你商量，不曉你願意答應嗎？連雲道：事有大小，能答應你，我終肯答應你。唐慶道：你的鞋子膝褲，我家相公想問你借用一用。連雲笑道：

女人家東西，相公借去，什麼用處？伯虎道：「我自自有妙用。」連雲道：「不借不借。」唐慶急忙說道：「相公不白借你的，如果你願意借的話，送你三百銅錢。」連雲道：「相公借鞋子、膝褲，說明白用處，我方肯出借。」唐慶道：「不瞞你說，我家相公和人家賭下一個東道，要我們相公扮了女人，到街坊上去賣鮮花。」連雲笑道：「東道這樣好賭，賭扮女人，我從娘胎裏出來，還是第一次聽見呢！」唐慶道：「不管你一次二次，這裏有三百銅錢，快將鞋子、膝褲拿來。」連雲嘩然一聲答應，返身進去，不多一回，送將出來。唐慶給了她錢，連雲好不快樂，說道：「這兩樣東西，借給相公用過了，要原物還我的。」這時唐伯虎已用畢晚膳，笑道：「用後自然奉還，你放心便了。」唐慶快快吃飯，我還要……唐慶知道主人脾氣，說着風，便扯篷的，於是狼吞虎嚥，把一頓夜飯吃好。連雲收拾殘肴，搬了便走。唐慶道：「連雲妹，你在娘娘跟前，千定不要說出。」連雲道：「我又不是快嘴丫頭，用不着你吩咐的。」說着，瞧了唐慶一眼，回身入內去了。唐慶給她一隙，不由的骨軟筋酥，癩洋洋地幾乎抬不起身來，正這當兒，耳旁猛聽拍的一聲響亮，心下嚇了一跳，要知什麼一回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投靠

說話唐慶被連雲眼睛一瞟，禁不住遍體痠麻，神飛魄蕩。伯虎見他這副形狀，用手在桌子上一拍，喝道：「狗才爲何般這模樣？」唐慶嚇了一跳，說道：「相公爲了容昭小姐發了癡，奴才爲了連雲失了魂，真叫做同病相憐了。」伯虎道：「休得放屁。」如今各物齊備，我要試演一番，你看我扮女人像不像？」唐慶道：「好極好極，待我把房門關上，先給相公梳頭。」於是唐慶幫同伯虎梳妝打扮，自己也換了田舍郎服色，彼此一看，大家笑個不停。唐慶道：「相公，我怕當場露出馬脚，壞了你的大事，最好相公權充陸翰林，將說話練一練熟，免得言語支吾，看破行藏。」伯虎道：「這倒虧你慮得是，那麼我來問你，你叫什麼名字？」唐慶依照方纔的話，依樣畫葫蘆，學了一遍。伯虎喜道：「一句不

錯，果然聰明。唐慶道：自小聰明到現在，所謂有其主必有其僕，如今我奴才要做陸老爺。問你田四姐的話，看你能否對答如流。伯虎聽了，又笑又氣，笑的是自己喬裝使女，逢場作戲，氣的是唐慶百般做作，神情如畫，然而大事要緊，只得低心下氣，由他擺佈。只聽唐慶問道：你今年多少年紀？叫甚麼名？他是我甚麼人？好好的講來。於是伯虎改學着田四姐口吻道：我今年才十六歲，名喚田四姐，他是我的胞哥。唐慶道：原來你叫田四姐，長得倒還好看，不曉你有過多少丈夫？伯虎怒道：放屁，難道陸翰林問出這等話來。唐慶笑道：我和相公鬧着玩的，如果陸翰林問你，你就不妨說，嫁過丈夫六七個了。伯虎道：狗才放肆極了，不許胡言亂語。唐慶道：你承胞哥將你賣身，成殮你的母親，你願意嗎？伯虎道：實出自願。唐慶道：既然如是，給你十兩銀子，立契成交。伯虎道：多謝老爺恩典。唐慶笑道：這一番試演真不錯，此去不是奴才吹牛，一定穩取荊州，希望相公成就之後，切勿要把奴才的汗馬功勞，忘記了一乾二淨。伯虎也欣然道：自然論功犒賞，決不湮沒你就是了。這時黃昏已過，主僕二人各自安睡，一覺醒來，不覺東方之既白，起身梳洗，喬裝改扮完畢，悄悄出外。唐慶在前，伯虎低頭在後，匆匆行走，其時尚早，街上行人稀少，故而毫不費事，早到了陸府門前。唐慶姑意遲走一步，靠近伯虎身子，低聲問道：相公你我怎樣的進去呢？伯虎淡着他耳旁道：只須如此這般，就可以進去了。唐慶連連點了幾下頭，二人就在耳房門首的階沿石上，並排坐下，嗚嗚地痛哭起來。哭了一回，驚動了裏邊管門人陸科，走到外面來一看，問道：你們在這裏啼哭，爲的是什麼呢？唐慶見陸科上前動問，暗暗好笑，恐怕露出破綻，竭力的忍住，有意做作着悲傷的樣子，叫聲說道：伯伯！我和她是同胞兄妹，只爲母親病死客店，沒法把妹子賣錢，說着又號啕大哭。陸科本來是軟心眼的人，認唐慶所說的全是真話，不加思索，便道：你真造化！我家老爺太太正要收買一名使女，你快不要悲傷，我去求老爺行這一件好事吧。唐慶趁勢道：多謝伯伯，修子修孫，將來一定活上一百歲。陸科喜甚，轉身入內，舉日向書房中一看，湊巧陸翰林坐在那裏觀看文章，偶爾抬頭，見陸科站在書房門外，問道：你進來做什麼？陸

科回道：啓稟老爺，外面現有兄妹二人，因為他們的母親，死在招商店內，無錢收殮，欲將妹子賣身，正好老爺要買使女，可要喚他們進來。陸翰林聽說，微含怒意，正色言道：我要收買使女，自有楊寡婦在外物色，不容你從中多事。陸科道：只因我看他們哭得悽慘，爲此進來懇求老爺成全了他們的一片孝心吧。陸翰林道：胡說，快到外邊去照管。陸科見老爺正顏厲色，怎敢多言，自討沒趣，退到外面，照實回絕唐慶。這一來，可把唐寅急壞，暗忖自己費了許多心計，滿可以一舉成功，豈料事與心違，全部推翻，急忙掩面啼哭，用手推推唐慶，垂巧的唐慶早已會意，慌着道：老伯伯！我們從蘇州到此，舉目無親，總要求你出個主意。陸科道：我那裏有什麼主意，請你們另尋別路吧。此時唐伯虎正萬分着急之際，恰好駁翰林回過意來的時候，他自言自語道：想我扶仲年將花甲，膝下僅生一女，權作半子之靠，常言說得好人無後代，萬般皆虛，我何妨行些方使，將這賣身殮母的女子收買，也是一件陰德。當下想定主意，打發三元出外傳喚，三元走到外邊，問陸科道：老伯伯，方纔賣身的女子去了沒有？陸科道：沒有去，你問他則甚？三元道：老爺要喊他們進去。唐伯虎一聽，不禁喜出望外，陸科也連聲好笑，說道：真是造化，老爺又發慈悲了。三元你帶他們進去吧。三元答應，在前引導，後面假哥哥拽住了假妹妹，一同走到書齋。三元叮囑他們少待片刻，自去通報，這時家人僕婦都來觀看，被此交頭接耳，這個說：老爺看了一定歡喜，那個說：太太看了一定心愛，少頃三元轉身走出，說道：老爺呼喚，你們好好兒進去求罷。唐慶答應了一聲，攜了伯虎的手，步入書齋，見陸翰林端然坐在椅內，慌忙跪下。陸翰林舉目一瞧，見這姑娘雖然亂頭粗服，却也出落得貌美如花，令人可愛，便問道：你們姓甚名誰？家居那裏？爲何要賣起身來？唐慶依照着昨夜編排的話，說了一遍。陸翰林道：賣身須得覓一中保才是。這一問，幾乎把唐慶問住，幸虧唐慶聰明伶俐，假意哭喪着臉道：異鄉客地，叫我們那裏去尋覓中保？陸翰林道：田四姐！你甘心賣身嗎？唐伯虎道：難女賣身葬母，豈有不甘心之理？好笑陸扶仲有眼無珠，全然瞧不出這男裝女扮的田四姐，遂道：三孝！我念你異鄉落難，權將你胞妹收爲使女，却不曉我

夫人意下如何，須得將你胞妹領去一看，方可定奪。唐慶道：憑老爺怎樣吩咐就是了。當下陸翰林命三元領田三姐進內面見太太，陸夫人一看，萬分合意，吩咐三元，叫老爺念他們落難異鄉，多給幾兩銀子。三元好不快樂，領了唐伯虎出來，四顧無人，用手握住田四姐的粉臂，嘻皮涎臉的說道：好妹妹！今天若沒有我一番幫忙，太太決不肯成全你，日後你怎生報答我啊？唐伯虎道：快些放手，待我慢慢的報答你便了。三元正色道：說一是一，好妹妹！千定不可忘記。伯虎沒奈何，祇好點了一點頭，可是心下十分惱恨，暗道：這狗才好生無禮，稍待數日，管教他痛打一頓，試試我田四姐的利害。轉念間重回書齋，三元回稟了老爺，陸翰林笑道：我早知太太賞識三孝，你胞妹要多少身價？唐慶道：求老爺格外開恩，賞賜了三十兩銀子罷。陸翰林道：不值不值，我看太太份上，就依了你罷。速將身契寫來。唐慶道：叫我寫身契，可是寫得不好看？老爺不要笑我。陸翰林道：誰來笑你？於是唐慶向三元要了紙筆，當了陸翰林之面，胡亂把賣身契寫就，下面畫了一個花押，雙手遞到陸翰林手裏。陸翰林一看，連篇白字，笑了一笑，也不多言。原來陸翰林見田四姐人品端整，動了憐惜之心，意欲收為妾媵，養一個兒子，傳宗接代，遂即吩咐三元，兌了三十兩銀子，交與唐慶。唐慶見了一大捧白花花的銀子，不由的滿心歡喜，連忙接在手中。伯虎恐怕他一時忘形，趕緊在他腿上用力的擰了一把，低聲說道：快謝了老爺活命恩。唐慶吃着痛連忙跪下，叩了幾個頭，這纔立起身來，用一隻袖子掩住了眼睛，嗚咽着說道：四妹！我要去了，我有幾句話對你說……要知唐慶說些什麼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試琴

話說唐慶收了銀子，假意將衣袖掩住了眼睛，嗚咽着哭道：四妹！我要去了，我有幾句話對你說。伯虎道：你要吩咐我什麼話？唐慶道：你在這裏，要小心伺候太太小姐，千定不要牽掛着我，有朝一日，我做哥哥的發迹，自會

來探望於你。伯虎何等促狹，順着他的話錄道：母親做人一世，十分苦楚，此刻又死在他鄉，你拿了錢去，做幾件衣服，買一口棺材，好生成殮，事畢之後，趕緊回去，做些小本營生，安分守己，巴望日後時來運轉。唐慶道：四妹的話，做哥哥的自當記在心頭，永不忘掉。說着別了唐寅，揚長而去。當下陸翰林又命三元將田四姐領入內堂，太太見了，異常鍾愛，因身邊原來有一個丫頭，叫做三春，就給她取名四喜。伯虎謝了太太賜名，太太便打發三春帶了她叩見小姐，這一聲吩咐，喜得伯虎遍體鬆爽，連骨頭都減少了重量，跟隨三春來到堂樓之下。三春道：這裏是小姐住的堂樓。伯虎喜不自勝，道：好一座堂樓，真叫人看了好生羨慕。三春道：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去稟報小姐去。伯虎點頭稱好，不多一回，三春下樓，說道：四喜妹小姐下樓來了。唐寅正打算上樓偏偏不從人願，春桃丫頭扶着小姐下樓，一陣香風，令人陶醉。伯虎心想在紫竹菴中，未曾細觀小姐花容，今日可以飽看一回。只聽三春道：快來拜見小姐。伯虎移步上前，深深下拜，口中說道：小姐在上，新來使女四喜叩頭，願小姐身體康健，四季平安，諸事稱意，福壽綿綿，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說一句磕一個頭，竟然磕個不休。容昭小姐看了，過意不去，嬌聲說道：四喜起來罷。伯虎聽了，反而不甚願意，你道什麼緣故，原來伯虎正在賞鑒小姐的一對金蓮，不要說磕這幾個頭，就是磕千百個，他也甘心情願。此刻小姐叫他起來，他只好忍痛割愛，起身立在一旁。三春笑道：你倒是磕頭蟲轉世，當我家小姐像活菩薩一樣地拜。伯虎姑意含羞不語。容昭小姐對他仔細打量，見他生得眉清目秀，俗不傷雅，在合府使女之中，要讓她獨一，只可惜一雙脚，六寸膚圓，覺得美中不足，然而百中選一，已屬不可多得，便問道：你姓什麼？家住那裏？伯虎答道：我姓田，住在蘇州。容昭道：你既住在蘇州，爲什麼到此？伯虎道：只因投親不遇，寄寓在招商客店，不幸禍不單行，母親身染急病，拋下我兄妹二人，溘然長逝，一時無錢殮殮，賣身進府。容昭道：你家作何事業？唐伯虎道：世代種田地的。昭容道：你在鄉間可會種地？伯虎搖頭道：不會。昭容道：可會針黹？女工？伯虎又搖着頭道：不會。昭容道：如此說來，是一個沒用的東西了。伯虎道：莫道我一無片

長，却懂得琴棋書畫呢！春桃在旁插口道：『這種東西，懂了也沒有用處，小姐請上樓去吧！』昭容道：『她說懂得琴棋書畫，左右閒着無事，且命她試彈一曲，看她彈得可好。』春桃道：『小姐說得有理，我去取琴。』昭容道：『不用去取，叫她上樓彈罷。』於是一面命三春回覆太太，說自己要四喜彈琴，一面帶了春桃四喜上樓。這時樂煞了風流才子，他上得樓來，彷彿墜入錦繡叢中，登時目迷五色，但見靠窗的牆上，懸着一幅丹青，仔細一看，落款乃是唐寅二字，不覺詫異起來，私忖自己素與陸扶仲面不相識，必是他人求了我的畫，轉送與他，想不到我未進香閨，我的畫竟先在這裏陪伴美人了。那兩旁有一副對聯，上聯是：『古琴百柄彈清散，』下聯是：『名帖雙鉤搨硬黃。』乃是姑蘇祝允明書的。伯虎看了，老大生氣道：『祝枝山這鬍子，好生無禮，膽敢瞞蔽了我，也在小姐樓上。再看壁上掛着一張七絃琴，心想小姐不僅容顏美麗，并且琴棋書畫般般皆能，真好說得才貌雙全，今日我和她盤桓一處，三生有幸極了。他在轉念間，小姐不知如何，也在那裏思潮起伏，眼看這個使女，品貌雖不出類拔萃，却比較其他使女，要超出數倍，因為一來骨格風雅，二來吐屬不凡，如果她果真能詩善畫，我當用言稟告母親，把她要來，作我閨中的唯一良伴，豈不有趣，但她不懂女紅，免不了有一點可疑，非要盤問她一個明白纔好。遂問道：『四喜，你說不會針黹女工，那麼縫衣補服，有誰給你做呢？』伯虎道：『都是母親給我做的。』昭容道：『既然懂得女工針黹，何以琴棋書畫，件件知曉？』伯虎給昭容這們一盤駁，幾乎無言回答，好在他是個才子，脣鎗舌劍，是他的本領，靈機一動，計上心來，含笑答道：『莫怪小姐疑惑我，就是人家也疑惑我，一個女子不學女紅，反去學那琴棋書畫，不但叫人訕笑，并且叫人唾棄，這也是我母親溺愛，每天叫我左鄰何家去頑耍，何員外做人甚好，他有兩個女兒，和我年紀相仿，私下結爲姊妹，那年員外聘了一位教書先生，教授他的兩個女兒，我也跟着他們學習，初時一知半解，到後來漸入佳境，因此專心一致，對於旁的東西，不去理會，到了今日，懊悔當初不學女紅了。』昭容一聽，說得有條有理，發誓也想不到所說的是臨時胡謔而成的一派花言巧語，因而說道：『這是你命中所遭，懊』

悔也不中用的，幸而你賣身到此，就是不會女紅，也不妨事。伯虎便湊趣道：使女也在此這般想，小姐府中僕婢如雲，即使我全然不懂，一口飯是有得喫了。昭容聽她口齒伶俐，愈加生愛，旁邊春桃却熬不過了，插嘴道：小姐且慢和她說話，看她彈琴，如果彈得一手好琴，她說的話，算她沒有折扣，否則她當面說謊，告訴了太太，至少一頓家法。昭容道：我倒忘了，你去取琴過來。春桃就在壁上，將瑤琴摘下，送到伯虎手裏，說道：當心着彈罷，彈得好，小姐有賞賜給你。伯虎道：沒有桌子，是不能彈的啊。昭容道：賤人瑤琴不放在桌上，叫她怎樣彈法？春桃一聽，心頭冒火，這四喜委實可惡，今日若不是在小姐面前，我春桃決不饒她，要曉我春桃不是好惹的，終有一日，叫她哭笑不得。於是把瑤琴放在中間桌上，惡狠狠的說道：舒齊好了，快走過來彈。昭容道：爲什麼不焚一爐香？春桃道：她會得彈琴，焚香就不會嗎？昭容薄怒道：賤人你貪懶不成，春桃無法，沒好氣把爐中香焚好，見四喜立着不動，幾乎氣破了酥胸，揚聲說道：你來彈罷！呆在那裏幹甚麼？伯虎見春桃撒起了一張小嘴，知道這春桃是小姐寵愛，然而我一進香閨，多少有點氣受，祇好暫且委屈，日後再補情的了。遂口中答應着，走近桌邊，說道：春桃姐，我琴是會得彈的，奈何……春桃道：我是一個粗坯，不懂什麼內河外河。昭容早知其意，便道：你去給她一個坐兒。春桃道：堂樓上除了小姐能坐，其他只怕沒有這個規矩罷。昭容道：我叫她坐，就得住坐。春桃恐小姐發怒，移了一張櫪子過來，請坐請坐，彈得不好，當心吃我的巴掌。唐伯虎真會做作，走到小姐跟前告了一個罪，然後坐下，心下轉念，這個春桃丫頭，瞧不起我，少停彈琴之後，管教你甘拜下風，乞降於我。那邊春桃却眼睛裏看得火出，見伯虎向小姐告罪，覺得滿身長出了無數粟粒，忍不住說道：小姐叫你坐，還要做出這些肉麻樣子，笑死人了。昭容喝道：休得胡說，給我走開。伯虎不慌不忙，整理絲絃，調和音律，這纔按撥宮商，彈了一曲湘妃怨。春桃詫異道：我認她撒謊，果然會得彈琴，比小姐彈得更好聽，正是看她四不像，却是漢朝的諸葛亮哩。昭容聽了，不住的頻頻點頭，暗道：不料四喜的彈琴工夫，竟在我之上。隨即坐上抬身，款動金蓮，走到琴桌旁側，叫道：四喜你再

彈一曲。這時春桃的一股怒火，早已消失，笑着說道：「四喜妹！小姐聽開了胃了，一曲兩曲，你儘管彈下去，我給你爐內添香。」伯虎自言自語，誰要你來添香？若得你家小姐與我添香，那纔樂殺人。也。作者說：「這位風流才子唐伯虎，既以『貌』中人之意，心還不足，更以『藝』服人之心，使那陸昭容小姐於不知不覺間，墜入彀中，真是最刁最惡不過的了。」此刻昭容爲琴聲所動，立在桌前，命她再鼓。伯虎喜出望外，趕忙站起身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戲婢

話說唐伯虎見小姐猶如出水芙蓉，亭亭般立在桌前，趕忙站起身來，殷勤獻媚，說道：「小姐欲我再彈，敢不從命，快請寬坐才好。」昭容道：「春桃與我取椅兒過來。」春桃道：「椅兒放在什麼地方？免得擺錯了，又要小姐生氣。」昭容道：「就擺在此處。」春桃道：「對面坐不及，並非坐好。」昭容道：「賤人多講，我要對面坐。」春桃不敢違拗，椅兒放在對面。昭容坐下，伯虎也就低頭坐下，春桃斜着一雙俏眼，口中不語，腹內思量，莫非小姐與四喜有緣，一見面就這樣親熱，可是我春桃倒了竈了，給小姐賤人長賤人短，挨了不少罵。這時唐伯虎可萬分愉快，加之昭容小姐坐在對面，一雙粉藕似的玉臂，伏在桌沿上面，那臂上的一對赤金鐲子，燦燦發光，覺得黃白可愛，更甚是那對三寸不到二寸有餘的金蓮，攔在一張花梨木小方檯上，可稱纖不盈握，只把個唐伯虎看得着了風魔，恨不得拋去了手中瑤琴，將那雙金蓮玩弄一番。旁邊的春桃見伯虎呆着出神，說道：「四喜妹想些什麼？你難道彈不出別的調子嗎？」伯虎被她一言驚醒，忙即重整琴絃，又彈了一曲鳳求凰，小姐聽畢，心中大悅，自忖道：「四喜的彈琴手段，比我高妙，我須拜她爲師，專心研習。」當下伯虎立起身來，說道：「如今請教小姐自彈一曲，以遂使女拋磚引玉之願。」昭容十分高興，遂道：「你且坐着。」伯虎揚揚得意，仍舊坐下，只把春桃氣得面皮發了紫，暗想：「四喜琴已彈完，應當

立着伺候，我家小姐規矩全無，把她這樣的看重，還要叫她坐了聽琴，將來我春桃要比不上她了；然而我春桃也非等閒之輩，自有本領，叫你四喜屈服。不言她惱恨四喜，昭容已將琴絃理好，玉指尖尖操了一曲，聽得伯虎悠悠神往，連連稱妙。昭容謙遜道：只怕未必及得你。春桃搶着道：你可知道小姐彈的是什麼曲子？伯虎道：這是文姬歸漢。昭容點頭稱是，吩咐春桃收拾瑤琴，懸於壁上，又打發春桃取過文房四寶，要四喜做詩。伯虎道：小姐是博學多才，使女是一知半解，怎敢在小姐面前獻醜。昭容道：不妨，你若做得不好，我也不來怪你。伯虎道：小姐一定要我做詩，我也不敢藏拙了。說着，鋪開了一幅花箋，磨墨濡毫，取卽景丹桂爲題，吟了一首七絕，雙手遞給昭容道：下里巴音，不值小姐一笑。昭容接過花箋，見上面寫的詩句是：

凝烟帶霧向秋開，疑是姮娥月裏來。幾度臨風風送遠，細飄香韻遍天來。

昭容看罷，兀自稱贊不已。伯虎心想人說陸昭容是個才女，我得當面試她一試，方知端的。於是說道：恕使女斗膽，懇請小姐和詩一首。邊說邊在硯上磨着墨。昭容不好意思不做，只得提起筆來，好在昭容滿腹文才，略一沉吟，已將詩句寫就。伯虎忙着立起，向着花箋看那詩句是：

金粟含芳次第開，蟾宮移向小山栽。夜深正值中秋節，幾度天香雲外來。

春桃見小姐與伯虎吟詩唱酬，可惜自家不懂，低聲問道：小姐四喜做的詩，畢竟好不好？昭容道：詩才灑脫，不類女子所作，也在我之上。春桃道：這樣比較小姐好，我看她的畫，總比不上小姐的了，何不叫她畫幅丹青看看？昭容點頭稱善，春桃隨手取過一張六吉宣紙，鋪在桌上，說道：小姐命你畫畫，伯虎正要賣弄才情，巴不得昭容吩咐出來，立刻滿口答應，提筆在手，一揮而就。你想唐伯虎的畫，本來赫赫有名，不要說是畫，出了重金求不到，就是他平常措筆的廢紙，也值了錢，因此就有人利用他措筆機會，買了一張扇面，請他在作畫的時候，在扇面上七橫八豎的措抹，數日之後，取去扇面，人家問他畫的什麼？我便回答說是唐炭。人又問他什麼叫做唐炭？他

說：唐伯虎畫的炭，不就是唐炭嗎？即此一端，可見唐寅的畫，見重於一時了。這時小姐舉目一看，見他畫的是兩株松樹，上面還躲着一對松鼠，下面立着一個道貌岸然的老人，扶筇觀看。昭容看了，稱贊不迭，春桃伸手過來，將畫張貼於壁上，端詳了一回，道：「這個老人，越看越像我的父親了！」昭容笑道：「默了頭，不許多言，去取茶來。」春桃應是，昭容道：「四喜，我要你再畫一幅。」伯虎道：「敬遵小姐之命。」於是鸚鵡落筆，又畫成了一幅和合圖，說道：「小姐請看，昭容看了，心下十分快樂。却好春桃送茶過來，低頭一看，笑是這兩個人面貌相同，活像人家養的雙生子，却不曉得他們叫什麼名字？」伯虎道：「春桃，姐要問他們名字麼？他們都有一個叫寒山，一個叫拾得，乃是和合二仙。」春桃道：「原來就是和合。」昭容道：「四喜，你在我堂樓上，就擱久了，恐太太着惱，快些去罷。」說着，叫春桃賞了兩錠銀子。伯虎接到手裏，叩頭謝道：「使女情願侍奉小姐，昭容道：「此事未便允你，須要太太作主。」伯虎無法，只得跟隨春桃下樓，登時一團高興，轉變了一重焦慮，笑容改了愁臉，暗忖從此藍橋路隔，不知何日再與昭容相親相近，繼而一想，身在府中，不愁見不到小姐之面，此時且侍奉太太，然後另籌別策。當下來到上房，見了太太，太太就問爲何去了半晌？春桃詳細告稟了一遍，太太道：「她有這等能爲？」春桃道：「不但她樣樣都會，而且比小姐更高明呢。」太太聽說，大喜道：「我原看她伶俐，你去服侍小姐罷。」春桃應聲而退。太太又道：「四喜，你既懂得文墨，我當另眼相看。」伯虎一聽，誰要你這老婦人另眼相看，只要你女兒愛我就是了。當晚無話，只是伯虎一夜未得安眠，因爲恐怕露出破綻，壞了大事的緣故，到了天明，就到太太房內伺候。早膳之後，太太道：「四喜，隨我到小姐房中去。伯虎本來惦念着昭容，不由的喜上眉梢，連忙扶了太太，來到堂樓之下，昭容聞聲，下樓迎接，相將落坐，伯虎過來給小姐請安。昭容含笑，道：「四喜，日常相見，不必行此大禮。」伯虎稱聲，曉得春桃獻茶給太太喝，昭容怒道：「賤人怎麼不給四喜喝一杯茶？」伯虎連忙說道：「多謝小姐，使女不愛喝茶的。」春桃一肚子沒好氣，身子却不曾動得一動。太太道：「春桃，四喜都是一樣的，我兒爲甚麼厚此薄彼，分出軒輊來？」昭容道：「母親有所不知，四喜是母親新收的。」

使女，加着才情又好，春桃那裏及得上她，應當送茶與她喝。太太方知小姐用意，便道：昨日告訴我，我正詫異，四喜不信一個鄉姑娘，居然也有如許才情，爲此帶她到來，命她彈琴。昭容喜甚，打發春桃取過瑤琴，伯虎坐下，彈了一曲高山流水，聽得太太笑逐顏開，讚不絕口道：她彈得一手好琴，旁的沒有一樁不好的了。四喜我有一對在此，你能對得上嗎？伯虎道：使女才識淺陋，怕對不上，掃了太太的雅興。太太道：不妨，好歹我不與你計較。伯虎道：乞太太饒恕使女放肆，請教上聯。太太偶然見窗外幾竿竹影，搖曳不定，隨口說出上聯是：

日移竹影像棋局，

唐伯虎一聽容易得極，忽覺一陣微風，鼻邊吹來，一股桂花香氣，說聲有了。太太聽他的下聯是：

風送花香到畫屏。

太太覺得對來功力悉敵，妙造天然，暗自連連稱妙不置，私忖可惜四喜是個女子，若是男兒，具此天才，蟾宮折桂，易如反掌。正想再出一個上聯，只見外面急匆匆走進一名使女，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通桃

話說陸太太正擬再出一個上聯，命四喜對，只見外面走進一名使女，太太問道：養春你來做什麼？養春道：老爺請太太去。太太一聽，不敢停留，吩咐四喜陪伴小姐，回到內堂。陸扶仲道：賢妻，你來了嗎？太太道：不知老爺有何話說。扶仲道：沒有什麼大事，只因五房二姪日內完婚，今日他們差人前來下帖，去呢還是不去？太太道：既然不甚親近，老爺也不必前去，備些禮物送去就是了。扶仲道：如此說來，我便不去了。昨天新收一婢，不曉可合賢妻之意？太太笑道：這丫頭不，但人品出衆，而且又懂得書畫琴棋，實是不可多得。扶仲大笑道：哈哈！我年紀雖老，眼力畢竟不差。夫婦二人又敘了些家常閒話，扶仲仍到外邊書房裏來，獨自坐下。那曉這位陸扶仲年已半

百，却也寡人之癖，昨天在收買的當兒，看見田四姐楚楚動人，就有心收爲偏房，以娛晚景，萬不料她知書能畫，更加意馬心猿，那條納妾的念頭，頓時熱辣辣起來。事有湊巧，陸扶仲正在躊躇之際，偶見書房外人影一閃，停睛一看，正是自己所欲的四喜，急忙用手一招，喚道：「四喜到我書房中來。」伯虎正打從昭容堂樓上來，一邊走一邊轉念，忘其所以，走至書房跟前，剛想避過，不防陸扶仲一聲呼喚，只得站定了腳，問道：「老爺呼喚小婢，何事吩咐？」扶仲道：「剛纔我進內堂，聽太太說你琴棋書畫，般般皆會，可是真的麼？」伯虎深恐扶仲嘲罵，鬧出事來，反爲不美，故而一口回絕道：「小婢一件也不會的。」扶仲道：「你別胡說，難道太太說謊不成，快進書房中來。」伯虎自知不便躲避，沒法走入書齋。可笑陸扶仲立起身來，把書房門輕輕掩上，然後返身坐定。伯虎本是偷香能手，一看這樣情形，明知陸扶仲不懷好意，暗自說道：「這個陸石頭兒，鬼鬼祟祟，他若調戲我時，我當叫他顛而倒之，在人前出醜。」只聽陸扶仲道：「你看老爺和太太那個好？」伯虎道：「老爺太太都好。」扶仲道：「太太好，與你什麼相干？總要老爺好才好。」伯虎道：「老爺做人好，那是更好了。」扶仲喜道：「你今年一十六歲，可曾許配人家？」伯虎一聽話頭不對，他這樣大的年紀，竟然不知自重，還要發騷，索性甜他一甜，便假意含羞說道：「家中貧苦，尚未許配於人。」陸扶仲道：「我原知道你尚未許配。」伯虎道：「小婢的終身，要求老爺作主。」扶仲道：「你要老爺作主，就是老爺，你看如何？」伯虎道：「老爺快丟開這條心，現有太太在堂。」扶仲道：「四喜這却不妨事，因你太太止生一女，並沒有生過孩子，我幾番欲納一妾，如今見你生得面貌可人，故而又動了我收房之意，你若不嫌我年事衰老，做我偏房如何？」伯虎聽了，暗忖他大半個身子已在泥內，還不想攝生養命，遍妄想竊玉憐香，可笑亦復可憐極了。他心內如是想，口中却毫不推却的說道：「若蒙老爺抬舉，小婢情願侍奉箕帚。」好笑陸扶仲有眼無珠，眼前擺着一個喬裝的女子，還分辦不清，反而老興勃發，欲將四喜納爲窈窕室。此刻聽四喜滿口應承，不由的喜氣揚揚，伸出一隻枯黑乾癟的手，勾住了伯虎頸項，接了一個甜蜜的香吻。伯虎用手推開道：「老爺請尊重一些，被人瞧見了不雅。」扶仲這時已不復能

自主，氣吼吼的說道：四喜如今我尊重不來了，此刻書房中沒有人，正好與你共赴高唐。伯虎見陸扶仲動手動脚，不覺着急起來，說道：老爺趕快放手，我要進去了。扶仲那裏肯依，緊緊抱住，伸手向伯虎私處亂摸。伯虎這一急，正非同小可，幸喜救星來得快，書房門呀的一響，陸太太打從外邊走入，扶仲一見老妻之面，頓時滿臉羞慚，兩手一捺，伯虎早一溜烟飛跑進去。太太道：你枉爲翰林官職，昨天裏買了一個使女，聲聲讚好，今日便思淫亂，委實好沒廉恥，我若不到書齋中來，免不了做出一樁醜事。扶仲給老妻一頓埋怨，宛如兜頭澆了一杓冷水，連連說道：這原是我的不是，喜只喜四喜不願順從於我，請賢妻不必動惱。太太道：這丫頭知書識字，豈肯胡亂從你？說着回身進內，只把個陸扶仲氣得坐着發怔，半晌說不出話來。太太到了內堂，見四喜眼圈紅着，不住的用衣袖拭淚，那裏知道是唐伯虎的狡計，以爲四喜受了委屈，真個傷心，使道：方才好端端在小姐房中，怎麼一回兒到了書齋中去，給老爺將你調戲？伯虎泫然答道：告稟太太，使女別了小姐下樓，一時走錯了路，經過書齋，老爺見了，招手喚我入內，使女是主命難違，不想一進書房，老爺將門掩上，向我言道：昨日有心買你，原想收爲偏房，日後有娠，就是一位二太太了，說完了話，抱住丫頭不放，定要……說到這裏，嗚嗚地哭了。陸太太說道：四喜不要哭了，我已埋怨過你老爺，以後不再如此了。伯虎道：老爺的行爲，太太怎能保得住？還是太太容了頭日，常陪伴着小姐罷。太太一想不錯，這個四喜丫頭，左右是女兒心愛之人，不如叫她伺候小姐，免了老爺的妄想，於是太太爲她更了一個名字，叫做女愛，着她到堂樓伺候。伯虎喜之不盡，到堂樓上稟明一切，昭容自是歡喜不已。春桃笑道：四喜妹到這裏來，我就有了一個幫手了。昭容嘆道：賤人！你有什么麼辛苦，要她幫你。春桃說：不幫就不幫，又要小姐着惱。昭容道：我覺得心下煩悶，女愛你且吹一曲洞簫。伯虎聽小姐吩咐，敢不奉命維謹，將洞簫取在手中，悠揚宛轉的吹奏，聽得昭容芳心大悅，十分得意。不多一回，天色已晚，僕婦送晚膳上樓，昭容即命女愛相陪，同桌而食，伯虎更覺有趣。可是春桃大爲不然，心想小姐對女愛如此抬舉，真是意想不到，只怕

再隔幾天，要和她同床而睡了。少時飯罷，自有僕婦收拾開去，春桃提了一桶水上來，請小姐洗臉，小姐洗畢，命春桃與女愛換水。伯虎忙止住說：不用換水。邊說邊過來洗面，覺得水裏粉香撲鼻，不由的全身都風癢了，低倒了頭，呷了一口洗臉水，又香又甜。唐伯虎是著名的鬻子，當然捨不得吐掉，囁嚅一聲，嚙下肚去。洗好了，春桃取去傾掉，收拾完畢，早已二更將盡，昭容在燈下觀書，孜孜不倦。春桃道：小姐夜深了，請安置罷。昭容道：你與女愛去睡就是了。春桃答應，和女愛來到房中，春桃忙了一天，早已支撐不住，解衣欲睡。伯虎道：你要睡了嗎？春桃道：不睡，你想幹些什麼？伯虎道：且慢睡覺，我還有話同你講。春桃道：有話儘講。伯虎道：我且問你，今年多少貴庚？春桃道：今年祇有十六歲。伯虎道：好一個二八佳人，對親了沒有？春桃啐道：油嘴滑舌，我要睡了。伯虎道：這是終身大事，有什麼害羞呢？春桃紅着臉道：我還沒有呢。伯虎道：這們大的年紀，難道不想丈夫嗎？春桃道：你的話，羞也羞死人了，我是不想的。伯虎道：你却和我不同了，有時看見了年少郎君，那我就春心蕩漾，按捺不住。到了這個時候，雖你我同伴，也要摸索取樂，聊以解嘲了。春桃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摸摸索索，有何樂趣？伯虎道：此刻房中祇有你我二人，我權充你的丈夫可好？春桃聽了，用一個指頭在臉上刮着道：你真是個騷姑娘，不想自己也是一個女子，什麼丈夫不丈夫，我勸你休要想偏了心。伯虎正式道：我不配做你丈夫嗎？春桃道：如果你是我，我就給嫁了你，郎才女貌，這一對夫妻，人家稱羨，可惜你也是女，我也是女，即使你配做我丈夫，也是月下點燈，空掛着一個名兒。伯虎道：你笑我不是男子，我比男子還勝三分，不信你就摸一摸看。春桃畢竟是姑娘家，初還忸怩不肯，說道：算了罷，你鬧得我睡不成了。伯虎怎肯放鬆，定要春桃摸索，春桃經不起伯虎一再歪纏，勉強用手過來一摸，豈知不摸猶可，一摸之後，頓時粉龐失色，渾身抖做一團，再也開不出口來。要知以後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露情

話說春桃一摸伯虎之後，驚得一顆芳心，別卜別卜亂跳不已，心裏要嚷，不知怎的嚷不出口，半晌始吐出一句道：「不好了！伯虎連忙用手掩住小嘴，央懇道：『春桃！姐姐千萬不可聲張。』春桃着急道：『你是那裏來的男子，混入府中，我去告訴小姐，把你細縛了，送官究辦。』伯虎道：『春桃！姐不用着慌，我有下情奉告。』春桃一疊聲道：『快說。』伯虎道：『實不相瞞，我就蘇州唐伯虎，只因進京赴考，耽擱寓中候榜，那天街坊游玩，偶在紫竹庵中，遇見你家小姐，一時意亂心迷，欲與小姐訂婚，怎奈侯門如海，無計進身，只得扮作鄉女，賣身進府，望姐姐念我一片癡情，不去告訴才好。』春桃一聽，恍然中跳出了大悟來，怪不得女愛多才多藝，件件勝過小姐，原來他就是吳門才子唐相公，今日一見，果然話不虛傳，他既爲我家小姐而來，我落得靠着小姐之福，先將自己終身相托，他若不允，我立刻出去聲張。主意打定，便道：『我不管你前因後果，只要你對我的補報達到相當的滿意，我就給你贖過。』伯虎道：『怎樣纔能使你滿意呢？』春桃道：『相公！你既有意我家小姐，不惜千金身價，改裝鄉下姑娘，事成之後，小姐做你的正室，我是小姐的心腹丫頭，須要收爲偏房，這纔好算補報於我。』伯虎道：『姐姐願做偏房，那是我更加豔福不淺了。』春桃道：『相公答應了我，可不能反悔的。』伯虎道：『姐姐怕我悔約，我就對天立一個誓。』說着雙手合十，仰起了頭，又說道：『皇天在上，我若負了春桃情義，一世功名不遂。』春桃聽了，心上蓮花，朵朵開放。伯虎道：『小姐跟前，還要與我幫襯。』春桃點頭應允，說道：『夜深了，快些睡罷！於是吹燈熄火，各自安睡，少時鼾聲四唱，東方已白，伯虎側耳一聽，春桃鼻息呼呼，尙未睡醒，所以也不去驚動她，悄悄穿好了衣服，來到小姐房中，這時小姐尙未起身，伯虎推進房門，覺得一陣香味，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直鑽到鼻管裏面，幾乎像泥人兒一般，軟化在樓板之上，連忙定了一定神，走到臥室之內，只見小姐已經坐了起來，忙道：『小姐起身得好早呀！』昭容道：『你也早。』伯虎道：『我來伺候小姐的。』昭容道：『春桃呢？』伯虎道：『春桃！姐就要來了。』昭容走下了床，坐在床沿上裹腳，真是三寸金蓮，又小又尖，穿好大紅繡花緞鞋，宛如剛出水的鮮紅菱，伯虎在旁，愈看愈愛，當下伏侍昭容梳洗完畢，昭容坐定嬌軀，

輕啓檀口道：「女愛我有一句話，不知你可願依我嗎？」伯虎心想：「不要說一句話，就是一百句一千句，我都依的。」忙答道：「請小姐賜教，使女無不遵命。」昭容道：「我見你聰明伶俐，多才多藝，欲與你結爲姊妹，未識你意下怎樣？」伯虎假作謙遜道：「小姐言重了，想小姐千金之體，使女是微賤之人，天差地遠，怎好結爲姊妹？快請小姐收爲成命，仍呼我女愛就是了。」昭容聽了，大爲不然，春桃立在旁側，何等察貌辨色，用手在伯虎衣服輕輕一扯，說道：「小姐這樣的看待你，你應當依着小姐，免得小姐動氣。」伯虎遂道：「感蒙不棄，低微使女安敢違命，恐怕使女命薄，沒福消受，要受老爺太太的責備。」昭容道：「這倒不妨，我當稟明了高堂，然後結拜。」伯虎好生歡喜，於是一主兩婢，離了綉閣，一同來到內堂，見過太太，昭容告稟來意，太太道：「我兒此事正合我意，這個丫頭非比等閒，爲娘也十分寵愛，早欲把他收作螟蛉，你既要結爲姊妹，莫如過繼爲娘膝下，從此姊妹相稱如何？」昭容一聽，正中芳懷，點了一點頭。太太卽命丫頭相請老爺到內堂，將過繼女愛情由，訴說一遍。陸扶仲聽了，明知老妻這一番用意，有心要將女愛過繼膝下，絕我納寵的念頭，况自己女兒亦在旁側，礙難不應允了。只得裝着笑臉道：「賢妻欲將她收爲繼女，悉憑賢妻之意，太太大喜，分付家人置備禮物，陳設香案，中間供了王母壽星，命女愛行了過繼之禮。」伯虎心中樂極，只使女春桃笑倒了一旁。當下昭容攜了伯虎，雙雙別過父母，轉回繡閣。這裏太太見兩個女兒走了，笑向扶仲道：「老爺你看她們真是一對姊妹花，連面貌有些兒個相像呢！可是女愛本來一個使女，現在是你的女兒了，你說話要留些神才好啊！」扶仲聽夫人話中有骨，當着面譏諷，好生難受，一張紫棠色的臉上，登時熱辣辣地泛出紅來，便借故說道：「賢妻我有事要往外邊去了，因友人欲我代他吟詩一首，遲了誤事。」太太猜知其意，立起來相送道：「老爺請便。」陸扶仲自到外邊不表，且說繡閣中那對真姊妹，假姊妹，談談說說，愈形親暱。日復一日，唐伯虎私付如此遷延下去，終非久計。春桃亦於暗中不時催促，恐一旦敗露，豈非功虧一簣，况且昭容與自己情投意合，正好乘機進言，打動她的心弦，早早和她訂婚，以遂初願。伯虎想到這裏，於是立闖進取，那天午膳之後，

坐着閒話，伯虎故意言道：「姐姐有羞花之貌，具詠絮之才，想那姐夫的才識學問，必然是更勝於姐姐了。」昭容聽了，紅上了桃腮，微笑不言。春桃忍不住代答道：「我家的大小姐，有才貌，老爺太太鍾愛小姐，猶如掌上明珠一樣，非要選一個才貌雙全的如意郎君，纔願許配小姐的終身，故此還沒有許人呢！」伯虎道：「如此說來，雖是爹娘好意，然則一時選不到乘龍快婿，豈非反害了姐姐，要知日月如梭，花容易改，到那時就誤終身了。」昭容啞道：「你也是一個閨女，何故說這些不倫的話，你把自己的終身，顧着了吧！」伯虎道：「小妹早已許配與唐寅了。」昭容冷笑道：「休要誇口，這唐寅是吳門才子，豈肯配對你這個鄉姑娘，別叫人笑話了。」伯虎道：「姐姐不信，也就罷了，那唐寅是姐姐相信好的。」昭容點頭道：「我家爹爹時常提及，因此知曉。」春桃插口道：「二小姐畢竟這個唐伯虎面貌如何，假使有才無貌，倒不如貌無才的好了。」伯虎正色道：「他的面貌，實在驚人出衆，雖不及潘安之美，却也不亞於宋玉，小妹與他時常見面，可稱當今的美男子。」昭容道：「既配對了親，應避男女授受之嫌，何以日常混在一處？」伯虎道：「小妹與唐家是表親，幼時就訂婚的，不須避得嫌疑，就是小妹學的詩畫，也是他教的，所以小妹的筆法，與他一般無二，旁人難以分別。」春桃有意調搗道：「我看二小姐琴棋詩畫，件件精妙，而且面孔又這樣的標緻，莫非就是唐伯虎罷？」伯虎只是微笑，這時陸昭容也起了疑惑，不則一聲，可是乖巧的春桃，向小姐丟了一個眼色。昭容會意，移步進房，春桃跟進裏邊，悄悄說道：「大小姐春桃有句話要說。」昭容問道：「什麼話？快些講來。」春桃道：「奇事怪事，這個二小姐話裏藏着蹊蹺，丫頭雖然蠢笨，破綻給我瞧出來了。」昭容訝道：「二小姐有什麼破綻之處？」春桃道：「她不是說是鄉下姑娘嗎？既然鄉姑娘，和我一鼻子出氣，相差無幾，怎麼她竟比我要好上百倍，一張又白又嫩的臉，不像田舍人家的女兒，叫人可疑。」昭容道：「世間浪蕩的女子很多，原也不足爲奇的，疑心了反生暗鬼。」春桃道：「大小姐是個聰明人，不道也會矜懂一時，你看二小姐年已及笄，胸間平坦無物，喉間却有一個結，加着一雙天然腳，這分明處處帶着男相，如果真是一個女身，恐怕唐伯虎不要她呢！」昭容一聽，愣了半晌，一言不

發，走出房來，呆呆的望着伯虎出神，看得伯虎難以爲情，把身軀一抬，問道：姐姐這般看我，小妹的容顏醜陋，不中看的啊！昭容被春桃一語提醒，宛如服了一劑清涼散，心地明白，覺得春桃所言非訛，便道：誰道你容顏醜陋？因我今日看你，不像是鄉間閨女，快將真情從實說來，倘然是男扮女裝，我立刻打發春桃，稟報爹娘，將你送官究辦。伯虎本來與春桃暗做成圈套，先由春桃用言點省昭容，昭容勢必盤問根由，然後以實告之，於是好事諧矣。遂立起身來，深深作了一揖，哈哈笑道：我實是男扮女裝。昭容聽了，嚇得心驚膽戰，慌忙問道：你是那裏來的暴徒，竟敢闖入人家的閨闈？伯虎道：請小姐不要辱罵斯文，要是辱罵了，於小姐也有些不利的啊！昭容見他傲慢無理，急嚷道：春桃快來春桃！知道伯虎露了真面目，假意飛奔出房，說道：小姐不必害怕，待我來問他個詳細。伯虎道：不要問我了，我有嘴自會說啊！要知伯虎說出真名以後，昭容允否訂婚，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說親

話說降昭容識破伯虎喬裝扮女，因此逼問他的姓名，伯虎泰然自若道：我是蘇州唐伯虎呀！只因那天街坊閒逛，偶在紫竹菴中，得睹小姐花容，驚若天仙，回寓後，寢食俱廢，虧我小使唐慶想出了甯身投靠一計，獲近芳澤，救了我的殘生，今日被小姐識破，禍起蕭牆，自問必死，只求小姐曲意周全，感恩不淺。昭容聽了，一半兒帶羞，一半兒着慌，欲想開口，竟開口不出。春桃却說道：你既是唐伯虎，知書達理，爲什麼不想別法，非要扮女呢？伯虎道：春桃，你這話說得差了，我此來爲的是你家小姐，若不扮女，安能和小姐見面，如今我還有許多話，要與小姐講呢。春桃假作冷笑道：你是有名才子，應該懂得男女授受不親，我家小姐和你非親非故，有什麼話對我家小姐說？要知男子扮女，口經有罪，何況混入閨闈，那罪是更大了，我去告訴老爺去。說着做出轉身要走的樣子。昭容忙道：春桃忙什麼？問明了他的來意，再告訴老爺不遲。春桃道：那末小姐自己親口問吧！我去拿茶來。說完

三脚兩步走開了，房中只剩下兩個人，伯虎滿面春風，連連作揖道：「小姐！想我伯虎千方百計，不屑下賤，乃得到此，求小姐心生惻隱，大發慈悲才好。」昭容道：「你要怎樣呢？」伯虎道：「小姐是七竅玲瓏心，我的來意，諒早知曉，求你當面將終身相許，回家之後，再央媒下聘，如何？」昭容聞言，暗忖：「唐伯虎，乃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我若與他訂婚，佳人匹配才子，也不算辱沒了我的終身，只是情理上，自己是閨閣千金，安可拋去了父母之命，專權訂婚？所以默默無言，並不作答。」伯虎見昭容一言不發，逆料昭容已有允意，便道：「閨中祇有我二人，何必含羞快些應允了罷！如果小姐不允，我就死在這堂樓之上。」昭容聽他以死相挾，鬧得允也不好，不允也不好，羞得杏靨緋紅，低倒了頭，只是拈弄裙帶，恰好春桃送茶過來，說道：「我家小姐不允，我代小姐允你可好？」伯虎搖頭道：「不妥當，不妥當！當必須小姐親口應允，我是不會放心的。」昭容被他逼得沒法，只得應允，伯虎又作了一揖道：「多謝小姐，可是口說無憑，還求賜一年庚。」昭容道：「這個如何使得？」春桃道：「終身也託給他了，他要年庚，小姐就寫給他吧！」昭容無奈，將年庚寫在一幅紅綾之上，交與伯虎，伯虎如獲至寶，喜極欲狂，春桃道：「唐相公，你也該給我家小姐一件信物。」伯虎道：「我扮的是女子，身上無物可贈，也只好寫年庚了。」昭容點頭稱好，伯虎舉筆寫就，雙手遞與昭容收藏。昭容道：「你我終身已定，趕速回去吧！」伯虎道：「我怎生出去呢？」春桃道：「諸事在我身上。」這時早已日落西山，暮色蒼茫的時候了，春桃催伯虎換上原來的服飾，伯虎向小姐告別，說不盡萬語千言，難分難捨。春桃道：「事不宜遲，他們正在那裏晚膳，快走走吧！」說着拉了伯虎便走，湊巧後門上無人照料，春桃道：「相公回去珍重，伯虎應了一聲，是匆匆前行，天暗路黑，自己又不諳路徑，心下未免着慌，幸喜對面一個老頭兒，提着一盞紙燈，緩緩的過來。伯虎大喜，忙走近一步問道：「請問老伯伯，三山街上那兒走？」老頭兒一看，是一個年輕姑娘，便道：「怎麼！你這般年輕，沒有伴侶，又沒有燈，上那兒來啊？」伯虎道：「老伯伯，你不知道，其中有個緣故，今天同我哥哥上廟燒香，行在三义路口，人多擁擠，和我哥哥失散，故而孤身回去，請老伯伯指點。」老頭兒道：「我告訴你吧！一直過去，轉一個灣，抄過一條

小巷，再轉一個灣，就是三山街。拉伯虎向老頭兒道了謝，依了指點，來到三山街上，早累得冷汗交流，容易掙扎到寓所門首，用手叩了幾下，唐慶睡興正濃之際，聽得叩門聲響，咕嚕道：「半夜三更，那一個忘八狗入的敲門，要我老子起來開，實在可惡得很。」唐慶邊說邊走到外邊，把門一開，還待發罵，伯虎道：「我回來了，快把門關上。」唐慶連忙閉上了門，跟隨進房，說道：「前日做哥子的賣了你出去，怎麼半夜裏逃了回來，人家不要着中保找人嗎？」伯虎道：「狗才不許胡說，我腹中饑餓了，快拿東西來吃。」唐慶笑道：「這時候有什麼東西吃呢？這樣吧！待我畫一個餅給你吃吧！」說着取了一張白紙，用筆畫了一個大圈，又說道：「這末大的餅，相公怕吃不下哩！」伯虎道：「紙上畫的餅，如何能吃？」唐慶道：「相公枉爲才子，竟連畫餅充飢都不知道，真笑話極了。」伯虎道：「啞放你的狗屁。」唐慶道：「相公又要認真了，我昨天吃酒，帶回來一個燒餅，可惜已經硬了。」伯虎道：「不妨，拿來充飢。」於是唐慶將燒餅遞與伯虎，伯虎飢不擇食，將餅果腹。唐慶問道：「相公費了心血，絞了腦汁，究竟此去可曾達到目的？」伯虎便詳細告訴了唐慶，唐慶道：「相公既然和陸昭容……伯虎喝道：「昭容二字，是你狗才喚的麼？」唐慶連忙改口道：「相公和陸小姐訂了婚約，應當請一位媒人，到陸府說親才好。」伯虎道：「我也是這樣想，可是我在南京，別無知己好友，請誰作媒呢？」因此我想打發你到蘇州去，請祝枝山大爺到來，有他給我做媒人，一定勝任愉快。」唐慶道：「這位祝大爺有名毒蛇，當心敲相公的竹槓。」伯虎道：「不用你多管，你能把他請來，我賞你一個老婆。」唐慶好不快活，先去睡了。伯虎換去女衣，覺得累了多日，也就安睡，不多一回，酣然入夢，這時陸府中却鬧得不亦樂乎。原來昭容小姐命春桃放走，唐寅之後，候到初更時分，故意打發春桃到太太房中，請二小姐安置。太太回說：「二小姐沒有來。」春桃道：「這裏沒有堂樓上也沒有，那末二小姐到了那裏去了呢？」太太聽了，頓時心下起了疑竇，一聲聲道：「三春快些點燈，隨我到老爺房中看看。」春怎敢怠慢，慌忙在燈裏點了火，照著太太出外，走到書房門首，太太用手在門上一推，門是閉着的，推不開來，心下愈加疑惑，必是這老殺才看上了她，私下瞞着了我，招在書房中，作這秘密勾當。」

了，想到這裏，不禁妒火中燒，將房門一陣亂推。陸扶仲在夢中驚醒，忙問道：誰在外面叩門？太太道：是我。扶仲聽得是夫人聲音，好生納罕，又問道：夜深了，賢妻到此何幹？太太道：我要與你講話。扶仲道：我已睡了，有話待明日講吧。太太見老爺不肯起來開門，更加疑上添疑，暗道：老爺才如許年紀，還不顧廉恥，竟幹出父女通姦來了。今天這一場羞辱，不讓老爺才逃過了。便連聲催促道：快開！快開！扶仲被夫人逼得沒法，祇好披衣起身，把書房門開了。太太也不說話，在三春手裏取過燈，向屋內前後照看。扶仲看了，不覺詫異。低聲問三春道：夫人尋些什麼？三春笑道：二小姐不見了，太太恐怕老爺藏在書房裏呢。扶仲怒道：賤人隨口胡言，口中這般說，心裏一想，原是自己不好，不該前日調戲她，如今不見了，夫人又疑心到我有甚勾當了。好笑陸太太到處尋遍，連床底下也看了個清楚，並無女愛的蹤跡，只得回到外書房。陸扶仲臉色一沈，問道：賢妻尋什麼東西？西尋到了沒有？太太自知道一時魯莽，然而事已如此，不能認錯，便冷笑一聲道：老爺你不曉得嗎？都是你調戲了她，她今不見了。扶仲道：什麼時候不見的？太太道：你可詢問春桃。春桃道：下午就不見了。太太道：她不見了，如何是好？扶仲道：賢妻急也杜然，你我受她的騙是真的。春桃道：老爺太太不必想了，人也走了，左右不過飛掉了幾十兩銀子，譬如老爺害了一場病。扶仲道：胡說！天上掉下的大石，也有著實。難道一個人不見了，就不著實呢？春桃道：老爺自己不着實，怎好怪人？扶仲道：我有什麼不着實之處？春桃道：她是一個異鄉的人，無根無底，又沒有中保，怎好收買？扶仲聽了，不由的笑起來道：這是我一時粗心了，如今怎麼辦呢？春桃道：逃已逃走了，到那裏去尋？請老爺丟開了這條心罷。太太道：你不要太放心，如果田三孝問你要人，你怎樣對付他？扶仲道：我們又不曾謀死他，怕他則甚？春桃你進去吧，叫小姐不要掛念。春桃忍着笑，答應了一聲，回到堂樓去了，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盤婢

話說唐慶奉了主人之命，不分星夜，趕回蘇州，一逕來到護龍街 祝府，將來意告知枝山，枝山眉頭一縷，心想陰間秀才既託我爲媒，朋友之情，怎好推卻？所以一口應承，立刻吩咐祝全，雇定了一號船，發下行李鋪陳。到了來朝，開船動身，路上並無耽擱，不多幾日，已抵南京，唐慶引領枝山來到寓所。伯虎一見枝山到來，喜之不盡，使道：「老祝久違了。」枝山道：「小唐請我到此，則甚？」伯虎道：「別無他事，我欲央你作一月老。」枝山道：「我向來不作媒人，你造屋請了箍桶匠了。」伯虎皺眉道：「你又耍作難了。」枝山道：「並不作難，實是不會做媒，祝全快將行李搬下船去，開船回轉蘇州去罷。」伯虎見他執意不允，只得再三相懇。枝山無奈說道：「你那裏知道做媒人的苦處，說盡千言萬語，終免不了一個說謊，日後挨罵不算，還得受人責打，因此不做媒人，就是這個理由。」伯虎聽他語氣，早已瞧料了三分，知道枝山的脾氣，是無財不辦，無利不行的，暗忖不如許他一個心願，好讓他代自己出力。遂道：「老祝，視事如能成就，自當重重酬勞。」枝山笑道：「小唐發極了，我若不念多年朋友之情，必不允你，但是陸家不允你親事，你可不能怪我。」伯虎道：「我已仰仗了你，允與不允，一切都在你的身上了。說着取出一錠銀子，沽酒辦菜，款待枝山，直至宵深始睡。過了一天，這天正是龍虎日，清晨出榜，唐伯虎中了頭名解元，探子到寓中報喜，開發賞錢，自有一番熱鬧。祝枝山却暗暗歡喜，便來拜訪陸翰林，陸翰林見名帖上祝枝山三字，親自出來迎接。敘過寒暄，便問道：「祝兄今日下願，有何見教？」枝山道：「晚生輩荷蒙見愛，隨時筆墨往還，今因寓處之便，特來拜謁。」陸扶仲道：「不敢，可有幾位同寓？」枝山道：「祇有一位敝友唐寅。」扶仲道：「唐寅是新科解元，少年高中，可敬可賀，貴寓現在何處？」枝山道：「離府不遠，就在三山街上。」一盞茶罷，枝山起身告辭，扶仲相送出來。隔了一日，陸翰林親來答拜，唐寅迴避不及，彼此相見坐下，扶仲見了這位年少解元，十分敬愛，所以閒談了半日，只纔興盡賦歸。次日祝枝山又去拜訪，喜得陸翰林笑逐顏開，吩咐設筵款待，三巡酒後，扶仲啓口說道：「貴友唐寅今年多少貴庚？」枝山道：「今年還祇十六歲。」扶仲道：「聽說他尚未聯姻，這話確否？」枝山答道：「他尙沒有定親呢。」扶仲道：「如此說來，老朽有一女兒，

年方十八，只因世乏高才，待子閨中，今見賢唐契，實獲我心，相煩祝兄作伐，未識尊意如何？枝山故意頓了一頓，說道：老先生要我作伐，無不從命，可是這個媒人，我不敢做，一則唐伯虎才學好，家道富有，二則他又新科解元，何等心高氣傲，日前有一敝友，許我五十兩銀子，柯儀，央我作媒，那曉唐伯虎打聽姑娘貌不出衆，一口回絕，不要，我生生丟掉了五十兩銀子，因此我不願再同他作媒了。扶仲道：祝兄如願作伐，老朽先致送白銀三十兩。枝山道：既承老先生盛意，晚生祇得遵命，湊巧今天黃道吉日，請將庚帖賜與晚生便了。扶仲說好，命家人取過文房四寶，在一張大紅描金帖上，寫了小姐年庚，交與枝山。枝山收在袖內，即行告別回寓，笑對伯虎道：快拿媒金出來。伯虎道：完了正事，自然會謝你的。啊！枝山道：諸親好友，概不賒欠，如若不給我媒金，我就丟下不管。伯虎無法奈何，忙取五十兩銀子相贈。枝山看了，把頭連連搖着。伯虎道：你要多少？枝山道：翰林千金，只值五十兩嗎？伯虎恨道：難道你想賣與我不成？枝山也不回答，回頭向祝全道：你將我的行李收拾，晚間要開船的。伯虎連忙陪笑道：祝兄休要如此，你當念我客中別無長物，日後回家之後，再加一倍可好？枝山道：這倒可以，你要曉得我此番前去，舌劍脣鋒，費了多少周折，纔說成這頭親事呢！伯虎道：多謝祝兄鼎力，祇是一項問題，覺得甚難。枝山道：什麼難問題？有我代你解決。伯虎道：我們回去了，再來南京行聘，路途上這一番跋涉，連累你祝兄多少費事，不如我入贅陸家，豈非省了諸多的麻煩？枝山連聲稱善，下一日便到陸府商酌。陸扶仲道：老朽祇此一女，雅不欲遠離膝下，既唐賢契願意入贅，正合我意，待老朽與內人說知，即可備辦喜事。於是陸翰林回身入內，告訴夫人，太太也是滿心樂意。陸翰林一臉喜色，向枝山道：賤內已允，悉聽尊命便了。枝山得了陸翰林允可，興辭而返，將情告知伯虎，只喜得伯虎渾身骨節都輕鬆了，忙喚書慶借了一本黃歷，選定十月初三日爲入贅佳期。光陰迅速，吉期已屆，唐伯虎入贅陸府，說不盡一番熱鬧，當晚與陸昭容成就了百年之好。忽忽數日，祝枝山就攔在寓所中，不見伯虎到來，老大的不快，心想左右空閒，何不前往，戲耍一回。小唐枝山轉定主意，逕來陸府書房中。

坐定，二人相見之下，枝山笑道：小唐！你竟樂而忘返，丟我一人，在寓中，這是朋友之道嗎？伯虎道：祝兄不要生氣，只因我終日陪伴娘子，分不開身呀！枝山道：你陪你娘子，不干我事，快把媒金拿來，我要回去了。伯虎道：我又不會賴掉你的。枝山冷笑道：我也不怕你賴啊！二人談談說說，約莫半日光景。枝山別去，唐伯虎回轉香閣，昭容問道：枝山來此則甚？伯虎忸怩說道：他來向我索取媒金的。昭容笑道：枝山的獸氣，與你一樣的凶哩！伯虎道：我若不獸，怎得娘子到手？昭容道：你有本領，再獸幾個給我看看。伯虎道：只要娘子器量放大，我自有的妙手。夫妻正在房中調堪，陸太太却聽了家人小使的話，說這位新姑爺活像田四姐，不由的起了莫大的懷疑，所以一逕來到女兒房外，裏面琴韻悠揚，太太仔細一聽，與使女愛所彈，不分軒輊，登時疑竇愈重，故意把脚步放重，走入房來，伯虎抬頭看見，連忙停了瑤琴，含笑迎接，太太道：老身進房來，賢婿琴已彈畢，我的耳福何其淺也！伯虎道：小婿彈不來的。太太道：賢婿何必客氣，與我家逃走的女愛彈來一般無二，怎說彈不來啊！因老身最喜聽琴，請賢婿再彈一曲。伯虎聞言，明覺太太話中有因，只好裝作不知，慌忙稱了一聲是，重調宮商，坐下彈琴。可是陸太太留神細看，見伯虎耳根上，留着兩個耳環痕跡，這才明白過來。當下太太不露絲毫聲色，閒談了一回，抽身欲走，昭容便命春桃扶了太太回房，太太坐定，厲聲喝道：春桃！你可知罪嗎？春桃一聽太太發怒，暗說不好，忙道：丫頭沒有差池。太太道：哼！那女愛不是唐伯虎扮的，是誰扮的？在着房中，趕些什麼勾當？快快說來，方能免打，如有半句支吾，將你活活處死。春桃道：這丫頭一概不知。太太忿道：賤人，我也曉得明明白白，你還待瞞我嗎？我知道你不打不說，說着將家法板取在手，怒衝衝舉起，便打。春桃道：女愛是老爺太太親眼看中了買的，與我丫頭有甚相干？太太愈加着惱，使勁兒用家法板打了春桃幾下，罵道：該死的賤人，他耳上的耳環眼子，那裏來的？春桃逆料無法隱瞞，只得將伯虎如何扮女，如何露出真情，私訂婚姻，細訴一遍，又說道：如今木已成舟，請太太可把前情一筆勾銷了罷！太太聽了，半晌默然不語，春桃悄悄退出，回到小姐堂樓。昭容問道：春桃！你爲何去了這許久時？

候春桃答道：姑爺賣身的事情，被太太發覺了，我給太太打了一頓呢。伯虎與昭容聽了一愕，同聲問道：太太怎樣會知道的是誰告訴了太太？春桃道：不要錯怪了人，是太太自己發覺的。伯虎訝道：這倒奇了他如何會得發覺？春桃道：千怪萬怪，要怪你自己耳朵上兩個眼不好。伯虎道：哎，啲！完了完了。說着一隻手掩住了耳朵，只是發極。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看燈

話說祝枝山勾留了月餘光景，打算盪返故里，爲此又來探訪伯虎。伯虎問道：老祝，你來幹什麼？枝山道：我已離家日久，目下應該回去，未便把家事拋荒。伯虎道：話雖如此，但我尙有一件未了之事，可否屈兄暫住南京，待我成事之後，同歸故里可好？枝山道：你還有什麼未了之事，倒要請教。伯虎道：老祝有所不知，我與娘子賄下東道，一月之內，再要訪尋七位美人，共成八美團圓，同返姑蘇。枝山道：這事匪輕容易，我看你口誇得太大了。伯虎道：我自備有偷香竊玉的手段，若湊不成八美，誓不回去。枝山道：那麼今夜花燈大會，正好同去觀光，順便勸勸意中人，或許獲得機緣，也未可知。伯虎欣然道：如此我和你一同回寓。枝山稱好，起身回到三山街寓所，吩咐祝全置辦夜膳。枝山是每餐不可無酒的，又沽了一瓶酒，二人用畢。枝山道：小唐，你善扮女人，今晚燈棚之下，人千萬，你可有這膽量，再扮一個女子，那我才佩服你。伯虎道：說甚膽量，你若能扮一個乞丐，我就扮女。枝山道：好賭五十兩東道，誰輸就給誰贏。伯虎連稱使得，於是二人各將解元衣巾脫去，枝山穿上破衣破褲，戴上開化帽子，足上套一雙草鞋，恐怕不像，還在腰間拴了一根草繩。伯虎仍向連雲借了女鞋、膝褲，一一換好，對枝山仔細打量，便道：你這個化子，尙少兩樣東西。枝山道：少的什麼東西？伯虎道：一隻竹籃和一根棒，那就像了。說着，即叫唐慶尋了籃棒，這纔先後出寓，却把唐慶、祝全兩個僮兒，笑得東倒西歪。二人上得街坊，只見兩旁店肆懸燈結

彩，游人作伴成羣，挨挨擠擠，好不熱鬧。枝山扮了化子在前，伯虎在後跟着，一衆游人見了這標緻小姑娘，故意擁擠過來，伯虎嚷道：衆位讓讓，我是女流之輩，擠不起的啊！無奈儘你嚷，他們還是擠着，尤其是一班浮頭滑臉的少年，向伯虎百般調戲，伯虎左右趨避，那裏躲閃得開。枝山一看，暗想這班人當他是女，我的東道要輸了。他正這樣的想，不防人像潮水般一湧，彼此失散，一時到那裏去找呢？所以便把手中籃棒丟掉，隨着衆人擠上前去，也是他運氣來了，迎面走來一個倒運馬快，名喚張勤，他夜間喝了幾杯酒，醉眼模糊，見枝山東張西望，便疑惑他是個匪類，心想地方上失案甚多，官府連日追比，叫我到那裏去緝拿，看這化子大有幾分賊氣，何不帶他回去，吊打一回，不怕不供認犯案。他打定主意，挺着胸脯走上前來，喝道：你這個剪綰賊，借名在此看燈，今天叫你逃不了。說着伸手將枝山一把抓住，枝山冷不備嚇了一跳，問道：你是誰？阿張勤眼睛一瞪道：你真瞎了眼，連我張馬快也不認識了嗎？枝山是有名的赤練蛇，不惹他還且可，如果惹了他時，就得中他的毒計，當下他有意嚇得戰戰兢兢，言語吞吐，做出一副作賊心虛的樣子，更加使張勤認定他真是一個賊，不問情由，拉了便走。這裏伯虎回頭不見枝山，知是兩下失散，左右少停要在寓中見面的，不須尋找，況且自己已經出外，何妨石一回燈，再行回去不遲。故而伯虎信步前行，觀賞花燈，只聽路旁兩個少年，竊竊私語，一個道：今晚花燈雖好，竟沒有見到美貌姑娘，實在不快。另一個道：你的眼界太高了，羅府的二位千金，可以說得上花容月貌，難道你還不合意嗎？伯虎聽在耳內，一路詢問，尋到羅府門首，見門前堆着一座燈山，是一齣水漫金山故事，紮得玲瓏剔透，此外奇珍異寶，不計其數。伯虎也無心觀玩，一心一意要看二位千金，挨身走進牆門，管門人忙問道：小姑娘進來幹什麼？伯虎何等調皮，趁勢答道：我是尋哥哥的。管門人道：誰是你的哥哥？伯虎道：我哥哥是一秀才，開說府上花燈新奇好看，故而將我送到這裏，不想被人擠散，不見了我家哥哥，叫我怎生去得，請你容我在此等候。哥哥到來，感恩不淺。管門人道：那末你就在這裏等吧，守了一刻光景，不見有人來尋，管門人憐他是個小姑娘，

不忍逼他走，卻又不敢留着在門房裏，只得進內面稟夫人。夫人聽說，親自出外瞧看，見他眉清目秀，動人憐愛，遂問道：小姑娘你姓什麼？伯虎道：我姓羅。夫人又問道：你家做什麼的？伯虎道：世代讀書。夫人含笑說來，你我是五百年前一家人，豈可輕慢？同我裏邊去罷。伯虎低聲應了一個是，跟隨夫人走進內堂，見了二位小姐，果然姿容絕世，惹人憐愛，互相敘禮坐下。伯虎問道：夫人多少高壽了？夫人道：老身虛度五十歲，請問姑娘府上何處？明日老身着人相送回府。伯虎道：住居三山街上，日間我自能認識回去，怎勞伴送？夫人笑道：姑娘不消客氣，少停使女金鳳送過香茗。茶罷之後，伯虎又問道：但不知兩位閨秀芳名，可肯見告？夫人道：她是小女秀英，這一個是老身的甥女謝天香。伯虎道：想必都已乘龍了？夫人搖首道：尚未許字，不知姑娘多少青春，喚何芳名？伯虎道：我叫翠姑，今年十六歲了。談了一回，夫人又道：翠姑！我家兩個小姐，都是不愛睡的，此刻夜深更深，我與你同去睡罷。伯虎道：我也不愛睡的，正好與兩位小姐談談，請夫人先安置便了。夫人笑道：我少陪了。說着自去安睡。伯虎正中下懷，便與秀英、天香兩位小姐親近，遂道：今夜萍蹤相敘，實是難得，真乃三生有幸，不如談到三更再睡。秀英道：當吟詩一首以紀之。天香道：姊姊言之有理。伯虎大喜道：就請羅小姐命題。秀英想了一想道：那本地風光，即以看燈相敘爲題可好？伯虎連稱甚好，賣弄才情，拈筆便書道：

爲愛花燈好，同兄過此瞧。誰知相失後，喜得遇雙喬。

秀英道：大喬小喬，她們是古代的絕色佳人，我輩蒲柳弱質，豈可比擬？一壁說，一壁用筆寫了一首詩道：

不道燈光下，相逢月貌人。三生知有幸，從此結同心。

謝天香也和詩一首道：

莫道燈光淡，今宵降謫仙。三人同倡和，樂極且忘眠。

三人吟詠畢，各自稱羨不已，少頃歸房安睡。宵來無話，又到來朝，羅夫人喚了一肩小轎，着人相送翠姑回去。

不表。且說祝枝山被馬快張勤捉住，一根繩將他吊起，手裏拿着皮鞭，有一下沒一下的打，枝山自忖做了半世快活人，不道今夜遭受痛苦，遂道：「請你行個方便罷！我委實受不起了。」張勤聽他哀求得可憐，停了鞭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犯過多少案？賊在那裏說了出來，我就不打。」枝山道：「我叫張二，混名叫做鑽天龍，犯案七八十起，得來的賊，早已分肥化用。」張勤聽了，便把他放下，用鐵練鎖好。到了來朝，張勤押着枝山解往衙門，縣官升堂，張勤稟道：「啓上老爺，昨夜裏小的在燈棚下拿到積竊一名，犯案累累，請老爺嚴詢。」縣官道：「把他帶上來。」好個刁奸巨猾的祝枝山，到了堂上，立而不跪，縣官喝道：「賊犯爲何見了本縣不跪？」祝枝山狂笑道：「我並不犯法，何用下跪？」縣官道：「你這狗頭敢是獸的嗎？」枝山道：「我不獸，那個馬快却是昏了，誣良爲賊，這個罪也不小啊。」縣官道：「你既不是賊，馬快怎好拿你？」枝山道：「我可不明白他，大概他上了年紀，辦事就糊塗了。」縣官納罕道：「你到底是什麼人？」枝山道：「區區祝枝山便是，吳門才子都不認識，惶恐身爲民之父母。」縣官頓然一呆道：「你既然是一榜解元，爲甚麼這樣的打扮？」枝山道：「我身上的衣服，都給你的張馬快剝光的了。」縣官聽了，怒不可遏，罵道：「好個忘八東西，不分皂白，將解元爺誤爲盜賊，這還了得！」來拖下去結實的打衆，差人平日惱恨張勤，趁此機會，將張勤拖翻在地，舉板重打，打得皮開肉爛，卯簿上除去花名，趕出衙門。縣官這纔走出公案，陪笑拱手道：「解元公，張勤有眼無珠，多多冒犯，已經下官痛打革役的了。說着分付左右開去鐵練，相送解元公回寓。」祝枝山如何肯輕易罷休，登時放出他的毒蛇脾氣，要敲縣官一下竹槓。欲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蕘會

話說祝枝山見縣官懦弱可欺，便道：「慢來慢來，你縱容衙役，陷良爲賊，毆辱斯文，我豈肯就這樣烏糟糟完事？」縣官知道他有名的洞裏赤練蛇，不好惹的，忙又作了一揖道：「解元公，暫息雷霆，下官奉送三百兩銀子，消氣如

何枝山道：「吊打了一夜，祇有三百兩銀子，未免太賤，還是請學臺來，問了一聲，長也好，短也好。縣官無奈，陪了不
少小心，許到六百兩，方始完事。張勳另外賠了衣巾靴帽費白銀五十兩，枝山照數收下，轉回寓所。這時唐伯虎
已先在寓內，枝山告訴情由，旁邊祝全也笑得打跌。伯虎道：「你輸的東道，快些拿來。」枝山道：「你有意躲避，怎可贏
我的東道。」伯虎道：「你簡直是一個濫小人了，賭了東道，便想杜賴。」枝山道：「誰要杜賴，我不想贏你，你已便宜哩。」伯
虎道：「我有一件事和你相商，你可要發財麼？從來烈士狗名，貪夫狗財。」枝山聽了發財兩字，忙不迭問道：「何事商
酌？」乞道其詳。伯虎遂將昨晚與羅謝兩位小姐吟詩倡和一番情形，和盤托出，詳述一遍，然後說道：「因此與你相
商，又要仰煩作伐，日後重酬媒金便了。」枝山道：「你又闖下了無頭禍，要我給你收篷落帆，媒金至少一百兩，說着
將一個食指，高高的豎着。」伯虎道：「這們貴的媒金，耳末所聞。」枝山冷笑道：「你嫌媒金昂貴，不該請我作伐，我向
來一言價，稍有短少，不必請教，而且錢要現交的。」伯虎道：「那個欠你？」枝山道：「事成了，再問你要就是了。」伯虎催促
道：「老祝，請你此刻就去罷。」枝山道：「不用這樣性急，待我盤算盤算，來一個走馬成功。」他一壁說，一壁獨自沈吟，隔
了片刻，手在膝頭上一拍道：「有了有了，我此去無有不成。」口中說畢，揚長外出，一逕匆匆來到羅府，向管門人問
道：「我有一位相知。」管門人問：「他的表，妹羅翠姑，與貴府同宗，何曾來過？」管門人答道：「昨夜賽燈時候，有個姓羅的人，
同了他妹妹看燈，人多擁擠，一時失散，在我們府中住了一宵，今日送回三山街去了。」枝山道：「噯，她來過甚好，因
爲她與唐伯虎姑表至親，前日會同了我，要和府上作伐，因此特來詢問的。」管門人道：「你給那個作伐呢？」枝山道：
「我給唐伯虎做媒來的。」管門人道：「那末請你少待，我去稟明夫人，說完轉身入內，將情稟告夫人，夫人一聽，喜不
自勝，暗付唐伯虎乃是吳門第一才子，況且又是新科解元，既來作伐，求之不得，所說聲有請，到廳上相見坐
下，家人獻上香茗，通過名姓，夫人聽說是祝枝山，忙道：「原來是祝解元，老身失敬了。」枝山便將作伐的來意，重行
申說一番，羅夫人滿口應允，約定明日請庚帖，枝山告別。次日又到羅府，請了庚帖，交與伯虎道：「你看我作伐的

本領，好說得手到擒拿，三個指頭拾田螺，媒金可以拿來。伯虎道：這裏是沒有錢的，到了蘇州，一起算給你就是了。枝山道：好到了蘇州，再和你算賬。伯虎好不喜上心，如今羅秀英已經到手，但不知謝天香能否與她成就，倒是一件難事。誰知事有湊巧，這一天唐伯虎偶然經過白蓮菴，菴門前停着一乘轎子，他無意中一打聽，說是謝天香在菴中還愿。伯虎大喜，急回寓所，依舊改換女裝，帶了祝全趕來。原來謝天香爲謝吏部之女，賦性聰穎，知書達理，謝吏部夫婦愛之如同珍寶。這天觀燈住在羅府，正想與姊姊秀英盤桓數日，那曉母親忽然患病，慌忙坐轎回家。謝老夫人經醫生診治，服了幾帖湯藥，日漸起色。那天謝天香正在母親房中侍奉，忽見九空師父走來，敝禮坐定，謝老夫人問道：師父爲何好久不來？九空道：不瞞夫人說，菴中鎮日沒有空閒，分不開身。今因夫人有病，貧尼在菴中禮懺，求菩薩保佑夫人福體康健，特來請夫人小姐到菴拜佛。謝老夫人道：老身病體新愈，無心閒耍，吾兒你愛去，明日你就去走一遭。天香應了一聲，是九空坐了一回，欣然別去。次日謝天香就來白蓮菴拜佛，又打發轎夫迎接羅秀英小姐到來。九空自有一番殷勤招待。正在熱鬧之間，唐伯虎手執香燭進菴，兩位小姐見是羅翠姑，連忙笑靨相迎，問道：翠姑怎麼也到這裏來？伯虎臉上掛着笑答道：因我今日生辰，特到各廟燒香，不道又與二位小姐相見，真乃有緣得緊。九空忙問道：這位小姐是誰家的？羅秀英道：他與我同姓芳名翠姑，住居三山街。前日看燈，和他哥哥失散，留在我家，盤桓了一夜，吟詩倡和，樂而忘倦，次日分別，真叫人依依不捨。九空道：這位羅小姐相貌出衆，貧尼看了羨煞。伯虎也把九空仔細端詳，見她雖是道姑打扮，那一種風流體態，楚楚動人，竟與當初陳妙常不相上下，在自己徵求之八美中，也要列她一位。所以談笑之間，又要將才情賣弄。這時羅秀英正觀着壁上懸的一幅松鶴圖，只是點着頭稱贊道：不愧名人筆法，畫得真好。伯虎道：姐姐愛畫，我給姐姐畫一幅如何？羅秀英大喜，九空忙不迭端出文房四寶，謝天香伸出尖尖玉手道：我與你磨墨。伯虎提起筆來，在白紙上一揮而就，謝天香一看，是一幅獨立朝綱，不覺奇道：我家也有這一幅，出諸唐伯虎手筆。

有人不惜重價，送與我父親的，不道翠姑姐所畫，如出一手。伯虎道：唐伯虎是我表兄，琴棋書畫，都是我表兄教的，自然是與他一樣了。九空看得心悅誠服，讚不絕口。伯虎道：師父休要謬讚，只是我塗鴉罷了。九空道：謝小姐走得一手好棋，倒不如和翠姑小姐走一局棋，消遣一回。謝天香本來最喜黑白談心的，頗爲高興，當下九空安排棋局，天香伯虎相對坐下，各運匠心，一局棋罷，却是謝天香輸的，天香不服，連下了一局，又被伯虎所敗，伯虎定要與羅秀英對局，羅秀英道：翠姑姐神機妙算，我如何是對手，要讓些才好。伯虎道：當仁不讓於師，那肯讓？秀英道：你不讓就不讓。果然無多幾子，已教伯虎殺得片甲不回。謝天香心下暗想羅翠姑，左右不過一個貧家之女，棋學湛深，畫又出神入化，且與唐寅筆法相同，莫非他就是唐寅所扮，前來調戲不成？天香正這般呆想，天色已晚，羅府打發轎子來接秀英小姐回去，少停功德已完，謝府家人也來迎接小姐。九空道：小姐就在菴中就攔一宵，明日回府罷。謝天香道：師父盛情，本不可卻，無如父母之命難違，不得不去。說着登轎而去。伯虎見兩家小姐一走，頓時心生一計，雙眉緊促，兩隻手棒住了肚腹，嚷道：噁啣痛死我了。祝全走來問道：小姐怎樣？伯虎道：你快去對你相公說，我一時腹痛得利害，不能行走，速喚轎來接我。祝全說聲曉得，飛也似走了。九空道：翠姑姐且到雲房中睡一睡，等候接你回去。伯虎知道九空已中圈套，一手扶在九空肩頭，走入雲房，和衣睡下，隔了半响，九空問道：翠姑姐腹中疼痛可好些？壓伯虎假意支撐着坐起道：多謝師父，此刻疼已止了，怎麼還不見轎來接我？九空道：夜深人靜，想是沒有轎子，今夜安心在此，不妨明日回去。伯虎道：只是驚擾師父，很覺心下不安。九空道：翠姑說什麼話，不嫌簡慢就是了。伯虎在燈下細看九空，但見她蛾眉淡掃，秀鬢含春，真與玉觀音相仿。便道：師父再不想今夜與你相敘，莫非三生石上，訂定姻緣，你若不憎我絮煩，一談衷曲如何？九空道：倒也使得。伯虎道：想師父有絕世之姿，又值錦繡年華，身入空門之中，別的不說，夜來獨眠孤衾，豈不冷靜苦煞？九空道：這是我獨眠慣了，難道翠姑有人伴眠不成？伯虎道：我還未出嫁，不過每到夜間睡時，就要想了。九空被伯虎這們幾

句，早勾起了一腔心事，長歎了一聲道：「翠姐有所不曉，自古說紅顏薄命，而不知我的命，更比紅顏薄三分，幼年父母雙雙亡故，既無兄弟，又沒有依靠，出於無奈，遁入空門，焚志苦修，今生是只好孤單單過去了。」伯虎道：「師父，愚極了，世上修行的能有幾人，你不會聽見過嗎？往往和尚廟的禪房中，暗藏春色，尼姑菴的雲房中，妙尼產子，這無非瞞着一雙人眼，瞞過了，就是真修行的高僧，瞞不過去，便罵他是佛門敗類，師父不如及早回頭，拋撇了木魚貝葉，還返俗家，揀一個俊俏如意郎君，共諧魚水之樂。」九空道：「翠姐，我看你是一個黃花閨女，說出這等話來，敢是癩了麼？」伯虎道：「你才是癩的呢！把這大好青春，徒然虛度，罪過罪過。說着菴地裏，撲着九空粉頸，口對口接了一個甜蜜的香吻。欲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閨贈

話說唐伯虎撲着九空接了一吻，九空不覺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喝道：「怎麼你如此無理，快快放手。」伯虎道：「師父不要着惱，要怪你多情留我的不好。」九空道：「你到底是什麼人？」伯虎道：「我是蘇州唐伯虎。」九空道：「唐伯虎是新科解元，怎會扮了女子，亂我佛地清規，你是那裏的光棍，冒名頂替，信口扯謊？」伯虎笑道：「我若不是唐伯虎，那裏來這般瀟灑風流，琴棋書畫，那裏來件件精通？」九空聽了，這纔有幾分相信了，乃道：「你既是唐相公，趕快回去罷。」伯虎道：「請師父念我一片苦心，斷不可徒守清規，將我不顧。」九空道：「唐相公，你既有心於我，我豈無心於你？只要你明媒正娶，自當還俗，終身侍奉箕帚。」伯虎道：「如此甚好，我一一依你，你我坐到天明罷。」二人談談說說，不覺其倦，到了天明，唐伯虎與匆匆別了九空，轉回寓處。枝山問道：「小唐，你昨天夜裏幹些什麼勾當？」伯虎道：「我又訪到了兩位美人了。」枝山道：「在那裏訪到的？是何等樣人？」伯虎道：「一位是謝吏部千金，天香小姐，一位是白蓮菴九空師太。」枝山笑道：「你真是叫化子喫死蟹，連師太都愛上了。」伯虎道：「又要仰仗做一下牽紅絲的月老了，所有你的。」

媒金，一古腦兒總算。枝山笑道：然而前眼未清，免開尊口，因為你身在客邊，我只好遷就你了。一宵無事，翌朝枝山來到白蓮菴，在菴門上輕輕扣了幾下，少停走出一個老佛婆，開門問道：相公到來，是不是燒香的？枝山道：不是燒香，我來找九空的。老佛婆道：找她做甚？枝山道：我相公是她的表兄，數年不會，特來探望。老佛婆進內告訴九空，九空滿腹一抄，自己六親無靠，那裏有什麼表兄，準是那個書獃子唐伯虎，央人到來作伐，不如和來人見一見面，我自自有主意。於是同了佛婆出外，接進枝山，將身坐定，九空恐佛婆在旁，說話不便，支使佛婆到後面烹茶去，問道：相公尊姓大名，到此有何貴幹？枝山道：明人不作暗事，我是來作……九空忙將枝山話頭剪住道：這裏是清淨佛地，相公說話當心啊。枝山一陣笑道：九空師父只消你認我表兄，我自自有安排妙法。九空默然不語，老佛婆捧上一盞新沏的香茗來。枝山又道：我是蘇州祝枝山，一向和你家不通音問，昨天我來南京游玩，訪聞得賢表妹在白蓮菴修行，故此急來探訪，幸而青絲未剪。九空道：表哥我原要落髮的，謝老夫人一再勸阻，因此留到如今。枝山道：祇有父每作得主，謝老夫人非親非眷，安可作你的主呢？我現有一個主意在此，趕早還俗，因我想將表妹許配同窗好友唐伯虎。九空早猜透其意，却不便一口應允，假意推托，叫聲表兄道：我生不辰，幼年父母相繼見背，親戚無靠，命薄如紙，今已身入空門，情願終身念佛，苦守清規，此生再不想還俗了。枝山道：賢表妹說話差了，他人尚且作得主，我是你的表兄，難道不能作主嗎？佛婆道：祝老爺的話，句句金玉良言，九空師父應該聽啊。枝山趁勢發怒道：賢表妹執之一見，不聽我話，少不得與你去當官。老佛婆道：祝老爺且請息怒，待菴主回來，說明了，自有調解。枝山立起身來道：好，我改日再來看你。說着大搖大擺的走了。那曉這時唐伯虎又改換女裝，尋到謝府，與天香小姐相見。謝天香引領他拜見了謝老夫人，傾談之下，不覺紅日西沈，伯虎起身便欲告辭，謝老夫人道：翠姑娘不嫌怠慢，今宵住在這裏罷。伯虎道：多謝老夫人盛意，只是怎好聲噪。謝天香道：翠姐太客氣了，家母聽說翠姐擅長丹青，所以十分敬慕，正好盤桓一宵。伯虎道：盛意難違，只好從命了。謝老夫人

吩咐擺設晚膳，用畢漱口，使女愛月道：今夜月色甚好，趁此明月當頭，小姐何弗玩賞一番？謝天道：玩月有何意味？你將文房四寶取來，讓翠姑小姐畫一幅丹青，與老夫人賞玩。伯虎也不謙遜，隨手畫了一幅和合二僊，愛月立在旁側，插口道：羅小姐真會綽趣，畫兩個蓬頭乞丐。天香道：蠢東西，這是寒山拾得兩個仙人。謝老夫人看了，連連稱讚，愛不釋手，說道：翠姑娘，你的丹青何人所授？果真話不虛傳。伯虎道：是我表兄唐伯虎傳授的。謝老夫人道：怪不道有此傳神妙筆。伯虎道：如夫人見愛，待我改日再畫幾幅便了。謝老夫人大喜，不多一會，夜已深了，謝老夫人自去安睡，謝天香與翠姑走入房中坐定，伯虎道：小姐自從別後，使我時時刻刻的相思，今日幸得重逢，可肯贈我一物，以作紀念。天香道：你愛我什麼東西，我就奉贈翠姐，決不吝惜。伯虎道：就是小姐頭上戴的那支金如意便了。天香一想，這支金如意，上面嵌着一粒貓兒眼，乃是無價之寶，如何輕易相贈？但既已出口，允許，怎能反悔？只得在髻上拔下道：既翠姐愛這枝金如意，我就贈你。伯虎接在手中，喜之不盡，含笑還有一事懇求，不知小姐心中諧不諧。天香道：翠姐有甚麼事，能諧則諧，不必含糊。伯虎道：誠恐小姐不肯見允，故而不直說。天香道：依你就是了。伯虎立起身來，深深作了一揖道：實不相瞞，我並不是前街的羅翠姑，乃是新向蟾宮折桂的唐伯虎呀！天香一聽，登時花容失色，嬌軀發顫，忙問道：你你你是唐唐伯虎，有何為憑？伯虎道：小姐疑惑我是假的麼？我前日在白蓮菴中，畫過一幅獨立朝綱，與府上珍藏的一般相同，這就是憑證啊。天香正色道：你既是一榜解元，吳門才子，為何裝扮這種腔兒，被人瞧破，臉面何存？伯虎道：望小姐念我情牽夢想，無法親近，不得不改扮女裝和你作伴，只求小姐將終身許我。天香惱道：我是個玉潔冰清之女，豈肯胡亂把終身許你，我去稟告雙親，看你有何面目。伯虎道：小姐不可執之一見，如今木已成舟，若去告稟堂上，我正要去見見夫人，並將那枝金如意，說是小姐贈我的表記。天香被他這幾句話，急得汗淋浹背，懊悔方纔一時心粗，不該將金如意給他，當下不禁啞口無言。伯虎道：不要你短，不要你長，只求小姐千金一諾。天香心想：若不應承，他一定要與自己

胡纏不休，若貿然答應，豈不違了父母之命，然而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了，勉強含着嬌羞道：「我今允你了，你將金如意還了我，快快下樓去罷。」伯虎道：「金如意是表記做定了，休想還你。」天香道：「我將終身托付了你，切不可向旁人說長道短，免教他人恥笑。」伯虎道：「不須你丁寧我，我自當守口如瓶。」一宵易過，次日吃過中膳之後，唐伯虎想打算尋一條出路脫身，便向天香道：「我想在你府中游玩一番，不識小姐可能俯允？」天香明知其意，遂道：「愛月伴你去玩耍便了。」於是愛月陪了伯虎隨意玩耍，伯虎到一處留心一處，少停回轉繡閣，天香低聲問道：「你的去路可看好了麼？」伯虎把頭點了一點道：「看好了。」後門出去，無人知覺的。天香道：「你不要忘了今日才好。」伯虎道：「那個自然，請小姐放心，我不是負心之輩。」今日別你回去，即日央媒到來，請求庚帖。」天香道：「你去了之後，母親查問起來，怎生回答？」伯虎道：「我自會隨機應變而走，你母親盤問，小姐只推不知就是了。」說着移步下樓，走到夫人房中，謝老夫人一眼瞥見，笑問道：「翠姑娘，你來做什麼？」伯虎道：「因夫人寂寞，故來陪伴閒談的。」謝老夫人道：「翠姑娘真是個有趣人，如此給我畫一幅丹青，解我的寂寞罷。」伯虎道：「待我與夫人畫一幅行樂圖可好？」謝老夫人道：「那是更好了。」唐伯虎不加思索，頃刻間一揮而就。大凡行樂圖，務須按時切景，方為合格，是時正值冬季，所以畫的是雪景。謝夫人坐在亭中賞雪。謝老夫人看了，喜得眉開眼笑，連聲稱妙，吩咐使女收藏，異日裝池懸掛。閒談了一回，使女點起紗燈，伯虎知道時光不早，急欲抽身要走，於是別了夫人，溜到後面，聽廚房裏有人說話，他便躡手躡腳走了過去，將身閃入狹術之中，挨到後門跟首，只見後門已閉，不禁暗暗叫苦，要知唐伯虎怎樣脫身，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誑馬

話說唐伯虎挨到後門跟首，只見後門已經關閉，不由的好生着急，幸喜走過去一看，非但門上並未下鎖，而

且不會上門，不過僅虛掩在那裏，用手一推便開，唐伯虎出了後門，宛如鳥出樊籠，好不快活，怎奈天暗路黑，在這冷巷之中心下頓覺又着慌起來，好容易摸到一座小石橋邊，心想自己不認識回寓的路，總得問一個訊才好。正在這時，脚步歪斜，來了一個醉漢，手裏提着一盞燈籠，幌幌蕩蕩，走近伯虎身邊，舉燈一照，大着舌子道：「好一個風流標緻姑娘，爲甚麼坐在這裏啊？」伯虎覺得鼻邊一股酒臭，知道來人是吃醉了，不好惹的，忙道：「我哥哥去買燈的，在此守候。」醉漢道：「大姑娘聲音好俏，今朝遇見，真是飛來的豔福，趕快跟我回家，陪我飲酒取樂。」伯虎道：「休要胡言亂語，那邊有人來了。」醉漢回頭一看，果見兩盞大燈籠遠遠過來，喊聲：「呀，巡夜官來了。」說着脚步踉蹌地走了。伯虎也想下橋暫避，已經不及，兩個家人提了馬相府燈籠，照着一位少年公子上橋，四目相覷，正與唐伯虎打了一個照面，公子一見伯虎，暗暗稱讚，好一個罕會見的可喜娘，夤夜在此，倒要問他一問，當下立定了脚，問道：「姑娘！你一人在此做甚？」唐伯虎本是著名的陰間秀才，見他動問，信口開河道：「我姓王，纔從蘇州到來，我叔父爲人沒有仁義，見我父母早亡，年輕貌美，欲將我出賣於人。」公子道：「可曾有了主顧？」唐伯虎道：「此刻尚不會有主顧，只因我不願賣身，私自逃出來的。」公子道：「原來你逃出來的，可願隨我回府？」唐伯虎一想，不如跟隨前去，耍他一耍，也是一樁趣事，假作含羞道：「若得安身，感恩不淺。」公子大喜道：「你跟我去，一交跌在青雲裏，一世吃着不愁了。」公子一壁說一壁走，一壁心裏起了邪念，想這王家女子，雖非閨閣千金，却出落得秋水如神，玉爲骨，再標緻也沒有了，今夜帶他回去，和他成其美事，那比做神仙更快活呢！想念間已到相府，衆家人蜂擁般迎接，見公子帶了一個絕色姑娘，登時交頭接耳，大家猜測，有的說貧家的閨女，有的說青樓中妓女，你一聲我一聲。公子喝道：「誰要你們多說多講，都給我睡去。」衆家人見公子發怒，一溜烟各自走開，公子踱進書房，伯虎嬈嬈婷婷過來，萬福道：「請公子的安。」公子道：「姑娘不必客氣，請坐了來。」吩咐廚房備好酒好菜，愈快愈妙。家人流水般答應，少停已將酒菜擺好，公子拉了伯虎相對坐下，笑道：「姑娘！我與你喝一個成雙杯罷。」伯虎真會做

作，端起酒杯，在嘴邊碰了一碰，假意問道：公子帶我到此，怎樣處置？公子道：我一時還想不出，如今我且問你，你的叔父爲甚將你出賣？伯虎道：他本是無賴之徒，平日狂嫖濫賭，把祖遺的產業，盡化烏有，猶不知改過自新，將我騙到南京，賣入平康，做一個倚門賣笑的妓女，因此我欲保全清白之軀，不得不出諸一走。公子笑道：幸而姑娘遇見了我，也是你的造化，我對你說了罷！我叫馬文彬，父親在日，乃是一位當朝宰相，現在堂上，只有一位母親。伯虎道：想必太夫人是康懿的馬文彬道：健得像老虎一樣，明朝我帶你拜見。伯虎道：大爺有幾位大娘？文彬道：大娘娘楊氏，二娘娘沈氏，三娘娘湯氏，連你四娘娘王氏，一共四位。伯虎道：大爺又要取笑了。馬文彬道：你今日無意中相值，此中必有緣分，快從了我大爺，日後榮華富貴，受用無窮。伯虎道：大爺見愛，敢不從命，但我並不是低微之輩，乃係名門之女，所以立志不作苟且事的，至今還是一朵含苞花呢。馬文彬聽了，拍手道：好極好極，我正是愛你那朵含苞花，來，來，來，喝三杯和合酒，少停龍爭虎鬥，也好助一助興。話猶未畢，猛聽撲通一聲响亮，馬文彬一嚇，手裏端的一隻酒杯，落到桌上，拍冷一响，打得粉碎，急抬頭看時，却是心腹書童馬興，從書房外面一個元寶翻身，跌到裏邊，不禁大怒道：狗才做什麼？你去睡，偏不去睡，快給我滾出去。馬興一張臉漲得發了紫，原來他靠在書房門上竊聽說話，聽到馬文彬調戲伯虎，偶不留神，身子往後一碰，跌倒地上，連忙一骨碌爬了起來，拔腿就跑。馬文彬仍把書房門關上。伯虎早已計上心來，便道：大爺！我本該從命，猶恐貴管家在外竊聽，張揚開去，叫我臉上缺少光彩，日後做你的四娘娘，你家大娘二娘三娘，豈不要譏笑我先？後娶，這些冷言冷語，我怎能做人呢？馬文彬聽了，沈吟了一會道：言之有理，不過我的脾氣，幾位娘娘不敢惹，你是我所寵愛的，她們愈加不敢怠慢，如果言語之中輕薄你，給我曉得，立刻趕出府門，所以也不必害怕，趁他們都已睡熟，這個風流味，就給嘗一嘗吧。伯虎道：大爺何必這樣心急，我此身已屬了你，明日稟明了太夫人，誠吉成親，這樣一來，冠冕堂皇，就無人取笑了。馬文彬道：你的話，我無有不依，怎奈你生得這等標緻，丟你不掉。說着一隻手伸

過來，想在伯虎胸前撫摸，伯虎忙用手格開了道：大爺又來了，譬如今夜沒有撞見我，你心上就丟下了馬文彬無可奈何，只得忍下了心頭愆火，說道：我今晚聽你的話，完全丟開，少停喝完了酒，與你兩處睡覺可好？伯虎道：那末大爺睡在那裏？馬文彬道：我睡的地方有三處，不瞞你說，我家大娘性情古怪，平時有說有笑，只要一見了我，面孔板起一言不合，立時反目，我十分怕她，好久不和她同睡了。伯虎道：二娘的性情是不古怪的了。馬文彬道：她的性情最溫柔，我亦最歡喜，我一個月，至少睡在她房裏半月，如今她已身懷六甲，不日就要分娩了。伯虎道：大娘二娘兩處，都不能睡，只好睡在三娘那裏的了。馬文彬道：把頭不住的亂搖，像小孩子玩耍搖糖鼓相似，說道：不興不興，三娘一生好潔，身子薄弱，聞不得穢氣，我今晚已灌足了黃湯，口中酒氣直冲，給三娘聞了，頓時反胃作嘔，說不定害一場大病呢。伯虎道：如此說來，竟沒有你睡的地方了。馬文彬道：只好睡在書齋裏，受一夜孤單冷靜了。伯虎道：大爺你今宵挨過了，明日是有我陪伴你哩。馬文彬笑道：所以我不得不熬一熬了，只是姑娘沒有睡處，教我怎生設法？伯虎道：我是隨便好睡的。馬文彬道：天這樣的冷，你受了寒，不但我擔當不起，并且我還要肉疼呢。這樣吧，你睡到我太太房中去罷。伯虎點頭稱好。馬文彬將酒喝畢，已是二更時分，笑吟吟拿了一盞燈，開了書房，說道：姑娘隨我去。於是伯虎跟在後面，走到內堂，自有丫頭開門，劈口問道：大爺爲什麼不睡在書房裏？馬文彬道：這位姑娘，怎好叫她睡在書房裏，我要送她到太太房中。丫頭道：太太人已睡了。馬文彬聽了，不由的尷尬起來，正想再問，丫頭嚷道：鬼叫鬼叫！我要關門了，大爺趕快逃走罷。馬文彬道：太太太平，那裏會有鬼出來？叫他嘴裏這般說，心下也有些胆怯。丫頭道：你聽呀哩，呼哩的聲音，不是鬼叫是什麼？馬文彬側着耳朵一聽，笑道：你這個蠢丫頭，連鳳鳴小姐吹簫都聽不出，實在該死。丫頭道：怪不得這鬼叫得好聽。馬文彬心下一轉念頭，此時妹妹未睡，到不如送她去同睡了罷。想定主意，說道：姑娘隨我來，我送你妹妹房中去。伯虎好不有趣，心想小姐善於吹簫，必通文理，莫非又是一位未來夫人，我何其僥倖，竟於戲耍中得之。故而滿面堆笑。

道：悉聽大爺的便，必過擾了小姐的清興，自覺不安。馬文彬道：不妨事，我家妹妹知書達理，兄妹一向和睦，你見了她，不要怕羞就是了。說着在前照了燈，轉灣抹角，來到堂樓之下，朱門緊閉，馬文彬在門上叩了幾下，道：瑞香，你把門開了，我與小姐有話說呢。要知以後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換蟾

話說馬文彬在門上叩了幾下，裏邊鳳鳴小姐聽得，喚道：誰在那裏叩門了？瑞香道：像是大爺的聲音。鳳鳴道：既是大爺，快去開門，問他到來何事。瑞香說聲曉得，執了燭台，下樓開門，問道：大爺到來做什麼？莫非這位姑娘要見小姐嗎？馬文彬道：乖丫頭，一猜便着。姑娘你跟我進去。瑞香道：大爺這位姑娘是陌生人，怎好叫她樓上去，且叫她樓下坐待我稟明了小姐再說。馬文彬道：稱讚了一聲乖，登時就留難起來，況且她是一個女，爲什麼不能到樓上去？姑娘你不要睬他，跟我上樓去。伯虎應聲來了，笑微微的跟了馬文彬上樓。鳳鳴小姐見了哥哥，便問道：哥哥深夜到此做甚？馬文彬道：我有句話，要和賢妹相商。鳳鳴道：哥哥請坐，這位姑娘是誰？馬文彬道：不消坐得，我只有句話，對你商量。姑娘來來，快來見見我家妹子。伯虎便福了一福道：小姐請上，奴家見禮。鳳鳴道：姑娘少禮罷。馬文彬道：這姑娘是蘇州人，被她叔父騙來南京，因她有幾分姿色，想賣入平康，她心下不願，逃遁出來，給爲兄的相救，書房中她不能安睡，故而把她送來，請賢妹收留一夜，免得她睡在書房中，人家疑我有苟且的勾當。鳳鳴道：他拋撇了叔父逃遁，如果她叔父到來找尋，不是頑的，怎好留她？馬文彬道：笑話了，他叔父不生什麼三頭六臂，即使到來找尋，怕他則甚？我說他不來尋，反是造化。鳳鳴道：哥哥豈可仗勢凌人？你要留她，你自己去收留，我這裏是不能住的。馬文彬道：賢妹休得如此，她也是做官人家的後裔，並非販私鹽的女兒，清清白白，留她一宿，有何妨礙？鳳鳴道：非是妹子不依哥哥，只是我房中沒有床鋪。馬文彬道：不論什麼地方，讓她

睡一睡就是了。鳳鳴道：沒有地方，怎能應允你？馬文彬道：賢妹不要作難我了，今宵允我留她住宿，爲兄的見情不淺，緩天我給你訪一位風流妹丈。鳳鳴啞道：不許取笑，你把她送往母親房中去睡罷。馬文彬道：母親早已睡了。鳳鳴道：嫂子那邊也好，爲什麼要尋着我妹子呢？馬文彬道：三個嫂子也睡了，請賢妹看我薄面，留了她罷。鳳鳴小姐被他歪纏不已，沒奈何只好答應。文彬這纔滿心歡喜，笑對伯虎道：你真造化，但是住在這裏，千定不要冒犯小姐，我到外面去了。伯虎點頭稱是，不言。馬文彬回轉書房，睡在床上胡思亂想，這裏鳳鳴小姐却要盤問一番，故而輕啓檀口道：姑娘我今有一句話要問你。伯虎道：但不知小姐欲問我些什麼？鳳鳴道：方纔你在何處遇見我家大爺？伯虎道：是不期而遇見的，因我被騙到此，路徑不熟，也不知道是什麼所在，只記得坐在一條橋邊，適逢大爺到來，因此將我帶回府中。鳳鳴道：原來如此。伯虎道：大爺送我進來的時候，聽得簫聲幽雅，敢是小姐所吹的麼？鳳鳴道：正是我呀！這無非陶情而已，吹來不好聽的。伯虎道：小姐吹得甚好，我也跟人學過，却不及小姐多多哩。鳳鳴道：你也會吹簫，那是妙極了，可否請教一曲？伯虎道：小姐跟前，怎敢班門弄斧。鳳鳴道：吹便吹，不用謙虛了。說着將一枝碧玉洞簫遞將過來，伯虎接在手中道：小姐一定要我吹，我只好獻醜了。於是他悠揚疾徐的吹將起來，鳳鳴仔細靜聽，不由的連連稱妙。聽他一曲吹罷，忙道：看你不出，你倒一位趣人兒，我今失敬了。伯虎謙遜不迭。瑞香道：小姐瞧樓上打了二更了，請置安吧。鳳鳴微領螭首，瑞香伏侍小姐睡好，帶上房門，向伯虎道：王姑娘也好睡了。伯虎道：姐姐叫我睡在那裏呢？瑞香道：你不看見那邊的一張榻上，給你鋪好的了。伯虎道：多謝姐姐費心，我要問你，你家的三位娘娘做人怎樣？瑞香道：大娘是吏部天官的女兒，性格温存，而且非常賢惠；二娘是飽學生員之女，做人十分穩重，一點沒有脾氣；三娘是揚州買來的，出身不好，禮義是不懂的，比較大娘二娘，天差地遠。伯虎道：你家太夫人待人接物如何？瑞香道：太夫人乃是一品皇封，寬洪量大，自從太師爺身故，男權女掌，已經六七年，真是井井有條，合府的人都稱太夫人是活菩薩呢。伯虎道：有幾位公子？瑞香道：

祇有一位大爺，一脈單傳，所以太夫人愛同珍寶。伯虎道：有幾位千金？瑞香道：有兩位小姐，二小姐已於前年去世了。伯虎道：大小姐今年幾歲？可曾許配人家？瑞香道：大小姐今年十八歲，尙未許人。伯虎聽道這裏，心下定了不少，你道什麼原故？原來伯虎急於要問鳳鳴是否已經對親，所以兜了一個絕大的圈子，現在問明白了，暗暗快活，八美已得了六美，故而重又開口問道：小姐具此才貌，竟無人求親，麼？瑞香道：因為我家太夫人最愛大小姐，大小姐又這樣的才高貌美，豈肯輕易許人，誤了大小姐終身，必定要選一個才貌俱全的女婿，方許雀屏中選呢？伯虎欲待再問，瑞香道：不好了，三更天了，趕快睡罷！伯虎無奈，只得和衣睡在榻上，左思右想，那裏睡得安穩，纔把眼睛閉上，早已紅日當窗，悄悄走下繡榻，却見鳳鳴小姐正在對鏡理妝，他就走過來，立在後面，覺得烏雲中透出一股香氣，從鼻子裏嗅進，直沁入心脾，險些兒醉倒了。陰間秀才不防鳳鳴小姐回過臉來，一眼瞧見他這副模樣，問道：姑娘你起身了，呆呆的立着做什麼？伯虎忙道：不做什麼，看小姐梳妝吓他，嘴裏這般回答，眼睛却向四下裏觀瞧，只見桌上放着一隻白玉蟾蜍，晶瑩可愛，拿在手裏玩弄，竟捨不得釋手，說道：這玉蟾兒真好福氣，終日陪伴小姐，有誰及得上牠？鳳鳴小姐一聽，暗想他說話離奇，難道她有些癡癲不成？故此鳳鳴小姐不去睬他，伯虎便得寸進尺的說道：這個玉蟾兒實在可愛，求小姐做個人情，送給了我罷。鳳鳴道：這是我心愛之物，怎好送與你呢？伯虎在懷中拿出金如意，笑道：我拿這個與你交換如何？鳳鳴道：一支金如意，值得什麼？希罕。伯虎道：雖不希罕，我恐這頂上貓兒眼，小姐還沒有見過。鳳鳴仔細一看，果然好一顆貓兒眼，遂道：你既愛我玉蟾，我就與你交換便了。說着就將金如意插在髻上，伯虎大喜，將玉蟾收藏懷內，暗笑馬鳳鳴性雖乖巧，仍中我唐寅計謀，哈哈有趣得緊。這時馬文彬一心要將伯虎娶爲四娘，所以絕早起身，到內堂叩見母親，將情稟告，太夫人聽了，大爲不然，訓斥道：你已有一妻二妾，還不稱意，況且此女來歷不明，無人說合，怎好和他成親？你是相國後裔，作事須當慎謹才好。馬文彬道：母親不妨事的，他的父母俱已亡故，只剩下一個叔父，剜盡良心，要把

她賣入平康作娼，這姑娘欲保全貞節，見機逃出，黑夜遇見了我，我就收留了她，她竟有情於我，只要母親應允，今日預備成親。太夫人道：「又說了。雖說此女願意，終須她叔父應承，方才使得。」馬文彬道：「尋不到她的叔父，那我永遠不能和她成親了，還是不尋罷。」太夫人道：「不尋到她的叔父，爲娘是始終不允。」馬文彬道：「尋到了她叔父，她叔父不允，怎辦？」太夫人道：「他賣姪女，也不過要幾兩銀子，我們與了他銀子，無不應諾。」馬文彬見母親不肯應允，不由的發了極，跪在地下，苦苦哀求。太夫人那裏肯依？馬文彬費盡了千言萬語，求不出太夫人一個允字來，當下霍地立了起來，走到庭心之中，把腦袋照準壁上直撞過去，要知馬文彬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反激

話說馬文彬一頭向牆壁上撞去，急死了旁邊的使女月桂，慌忙將他拉住。太夫人看了十分好笑，明知他裝腔作勢，含着笑道：「月桂，由他去尋死覓活，你把那個王姑娘喚來，讓我瞧瞧，到底怎樣的千嬌百媚。」月桂答應了一聲，到鳳鳴小姐房中，領了伯虎出來，見了太夫人，磕了一個頭。太夫人舉目一看，果然貌豔如花，是一位伶俐的姑娘，無怪畜生見了心愛，便道：「姑娘爲何到此？」伯虎一長二短，細細說了一遍。太夫人道：「你家父親是做什麼的？」伯虎道：「父親是生員出身，祖父却做過一任官。太夫人道：「你祖父做過什麼官？」伯虎道：「曾任嚴州府知府。太夫人道：「原來你是個官家之女，我家大爺要你做妾，你情願不情願？」伯虎點頭道：「自然情願。」太夫人道：「你家叔父不到，日後可要淘氣？」伯虎道：「不妨事的，我家叔父是個貪財漢子，在蘇州是有名的毒蛇，他若來時，給他幾十兩銀子，包管沒事。」馬文彬一旁說道：「我早對母親說過，偏母親不相信我，如今王姑娘這般說，可見不妨事的了。太夫人心中不言，心中暗付這姑娘帶着幾分男子氣，不免狐疑不決起來，繼而一想，世上男子扮女人雖有，但是有生以來，却沒有見過，況且這種作奸犯科之事，誰也不敢輕於嘗試，我也不必疑惑，就答應了他罷。」遂道：「畜

生你要成親，也須選一個吉日。是馬文彬道：今天湊巧得很，乃是紅救日，正好成親。太夫人怒罵道：獸畜生！紅救日怎能成親？馬文彬用手在自己腦袋上拍了一下，忙道：我真給鬼摸了頭了，今天是紅鸞日。太夫人道：你又不是沒有妻子，要這等的性急。馬文彬估量母親已允，快活的像猴子似的一步三跳出去安排喜事，不多一回，樂人喜娘俱已喚到，自己也換了一身新衣服，眼巴巴盼到黃昏，吩咐使女邀請大娘二娘三娘與小姐出來。鳳鳴小姐最恨哥哥幹這種事，自然是不高興出來；二娘是已有九月身孕，行動不便；三娘是慣喜拈酸醋的，見大爺娶四娘，早氣到在牀上，也不出來。祇有大娘性情好，走到外面，馬文彬一眼瞥見，堆着笑唱了一個肥啞道：大娘請勿見怪，我娶四娘，都是你不愛風流的緣故。大娘啞道：沒臉的東西，口中一派胡言。太夫人道：賢娘不要睬他，他今夜更加厭了，此番的事，不是做婆婆的沒主見，無奈這畜生尋死覓活，吵擾不休，做婆婆只得依了他。大娘道：婆婆作主，誰敢違拗？正說着，良辰已屆，一時鼓樂齊鳴，喜娘扶出新人唐伯虎，與馬文彬參拜了天地祖先，又叩見了太夫人，於是大排筵宴，伯虎先敬了太夫人三杯，大娘前也敬了三杯。大娘素來是賢德兼備的，回敬三杯，然後送入洞房。馬文彬在燈下賞鑒，賞鑒這位四娘，覺得眉如春山，眼似秋水，說不盡的千嬌百媚，不禁一股熾炭般慾火，直從丹田裏透將起來，愈是忍耐不住，喜娘愈是出房一步，他恨極了，放出獸脾氣來，使勁兒把喜娘拉出房去，隨手關上了房門，像餓虎撲食，價跳到伯虎身邊，雙手捧住了伯虎面龐，用鼻子嗅個不已。伯虎見他舉動粗野，將他推開道：大爺放文雅些。馬文彬道：心肝寶貝，今夜樂死我了，快給我……說着將伯虎小衣退去，誰知不退猶可，一退之後，把馬文彬驚得目瞪口呆，半晌始格格格的說道：你……你……你怎麼也是……是一個男……男人？伯虎哈哈笑道：你直到如今纔知道我是男人嗎？可笑你有眼無珠，簡直是個渾蛋。馬文彬一嚇，撥轉身軀便跑，忘却房門已關，腦袋在門上一磕，痛得他眼裏爆出火花，伸手一摸，額頭上起了一個大疙瘩，他也顧不了痛，拔去門門，黑暗中跌跌絆絆，直趕到內堂，高聲喊叫道：氣死我了。這時使女月桂未睡，聞得

馬文彬亂嚷，連忙搶步過來，問道：「大爺誰給你氣受？」馬文彬道：「氣死了，太夫人睡了沒有？」月桂道：「大爺一定受了四娘的氣，要告訴太夫人，這要怪大爺面孔生得不爭氣，宛比踏扁了的蝦蟆一樣，就是告訴了太夫人，將來還是耍氣的。」月桂一邊說，一邊上樓稟報皇封，太夫人睡夢中早聽得兒子的聲音，匆匆起身，月桂扶了太夫人下樓，問道：「我兒爲什麼不在新房中安睡，到這裏來大驚小怪？」馬文彬道：「母親不好了，兒子的眼睛都瞎啦！」太夫人道：「你好端端一雙眼睛，不會瞎啊？」馬文彬道：「還說不會瞎，連你母親眼也瞎了，這個王姑娘我以爲他是一個黃花閨女，那曉是一個男子，你想兩個男子，怎好行得周公之禮？」太夫人一聽，自家原也疑心到這一點，而今果然是個男子，男子扮女，罪有定律，便道：「你可會問他，爲甚扮做女人？」馬文彬道：「我已氣得發昏，章第十一，那裏還有閒工夫問這狗賊？」太夫人道：「你去喚他到來，待我問他。」馬文彬道：「兒子方纔跌着出來，腿骨跌都傷了，此刻一步路不能走了。」太夫人沒法，只得打發月桂去喚月桂奉命來到新房中，伯虎早知來意，問道：「姐姐莫不是太夫人請我麼？」月桂笑道：「四娘一猜便着，那末同我去見太夫人罷。」伯虎道：「我正要去見你家太夫人，當下伯虎跟了月桂到內堂，見太夫人怒容滿面，便作了一揖道：「太夫人在上，我有禮了。」太夫人正顏厲色問道：「你是甚等樣人？快說來。」伯虎道：「若問我薄有名聲，乃是吳門才子唐伯虎，今歲新料解元。」馬文彬道：「住了，你既是蘇州唐伯虎，爲什麼扮作女子？」未免太不正經，伯虎哈哈笑道：「文彬兄，你話說差了，這是我逢場作戲，作樂陶情，你不能禁止我不扮女啊！」馬文彬咬着牙齒，惡狠狠說道：「放你的狗臭屁，你尋開心，竟這樣的尋法，連累我幾乎尋死。」伯虎更笑不可仰道：「我扮女子，好好的坐在橋邊，你不該向我問長問短，更不該頓生邪念，將我騙到書房，做出荒唐舉動，妄想與我成雙，幸虧我是一個男子，如若真是女人，豈不要被你奸污自己禮義全無，反說我的不是，簡直笑話。」馬文彬聽了，氣得兩手如冰，捏着拳頭，不住的在胸口捶着。太夫人道：「男子扮女，你也不顧廉恥，信口胡言，更加甘心作虛，多言無益，將你送官究辦。」伯虎道：「若要憑官理斷，這有何妨？況且我們才子，一時高興，扮一個女子頑

頭，並不違條犯法。只是賢公郎貪花如命，黑夜中欲將我圖奸，難道沒有罪麼？我恐見了官，太夫人臉上也少光彩的。還有一說：昨夜賢公郎將我送往小姐房中安歇，虧我光明正大，太夫人不妨一問千金，便知端的。馬文彬初時氣昏了，忘記昨夜之事，及至伯虎據情直告，吃驚不小，暗說該死該死，自家開心不成，反被他與妹子開心了一夜，此仇不報，非爲丈夫。這時太夫人對於此事，也覺得異常棘手，若將唐伯虎送官懲示，不但畜生有罪，并且把這事張揚出去，有礙相府名聲，罪魁禍首都是這畜生不好。猶豫之際，伯虎含笑，道：太夫人事已至此，免不了到衙門裏去走一遭，是非曲直，由官判斷。太夫人道：夜已深了，明日自有調停。伯虎道：太夫人是一品夫人，一言可抵千金，何以一回兒要見官，一回兒又要調停了，好在我已拚着這小小功名不要了。太夫人道：何必如此。伯虎故意激一激道：太夫人養子不教，擅敢將一榜解元圖奸作妾，自不認差，直正豈有此理。太夫人聽他言語激烈，反而自己發作不作了，只好耐住了怒火，說道：唐解元且請息怒，這事算起來，你也有三分不是。伯虎道：怎說我有三分不是？太夫人道：男扮女裝，失了文人體統，你若不扮女，就不會發生這件事了。伯虎道：那是我們做慣的，不過博取一笑而已。你說我三分不是，我說連三厘三毫的差處都沒有。太夫人道：涉訟官衙，不免引人譏笑，還是彼此甘休，明日請你回府，老身命畜生再登門賠禮可好。伯虎道：太夫人說話好自在，我不願甘休。要知馬太夫人怎生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許親

話說馬太夫人聽唐伯虎不肯甘休，微含嗔意道：你待要怎樣呢？伯虎道：我今換一句話說，昨夜耽擱在令嫻房中，幹了不端之事，那末太夫人可願意甘休？太夫人道：唐解元且去安睡，老身精神有，不能奉陪了。伯虎道：叫我今晚到那裏去睡？太夫人道：仍睡在書房中。伯虎道：不去不去，賢公郎又要強姦了。馬文彬在旁聽了，滿面

慚愧，一溜烟避到外邊去了。太夫人道：你睡在新房中罷！伯虎道：也不去，我須睡在令嬈房中，那才是「君子不
忘其舊」。太夫人道：這如何使得？月桂道：新房裏住一夜再說罷！伯虎只得順水推船應允，於是月桂掌了燈，相
送伯虎進房。伯虎道：姐姐你是好人，我實對你說了罷！你家小姐已將終身託付於我，你若不信，現有玉蟾爲證，
如今相煩你勸勸太夫人，非要許了親，我是不肯干休的。月桂聽說，便道：我去轉稟太夫人，你放心罷！說着退
到外面，一宵過去，月桂將情稟明太夫人，太夫人好不生氣，欲待把小姐喚來，訓斥一頓，膝下祇此一女，却又捨
她不得，千恨萬恨，都是畜生闖禍，鬧得家宅不安，所以怔着一言不發。月桂道：太夫人不要氣壞了身子，如今生
米已成熟飯，我看這位唐解元，相貌堂堂，真是一張做官的面孔，小姐許配了他，將來享不盡福氣呢！這時却好
大娘與鳳鳴小姐前來請安，太夫人道：我兒！你那個心愛的白玉蟾，取來與我。鳳鳴小姐聞言，登時呆了一呆，
暗忖這白玉蟾，平日母親素不提，今日忽然動問，內中必有蹊蹺。遂道：母親實不相瞞，昨天四嫂見了玉蟾，
愛不釋手，女兒已贈給他了。太夫人道：他有什麼東西贈你？鳳鳴小姐道：他將一支金如意贈我，戴在頭上。說着
玉手尖尖拔下，遞將過來。太夫人接在手裏一看，那支金如意縷刻精細，尤其是鑲嵌着的一顆貓兒眼，名貴非
凡。乃道：這個王姑娘乃係窮苦人家的女兒，何來此物？你可曾問他？鳳鳴道：女兒問過他的，他說是祖宗傳下來
的。我因這顆貓兒眼，世上罕見之物，故把玉蟾與他交換。太夫人鼻中哼了一聲，綑着臉道：事已敗露，還要瞞蔽
我做娘的。鳳鳴道：我瞞蔽母親些什麼？太夫人又道：明明將玉蟾贈與蘇州唐伯虎，作爲訂婚的表記了。鳳鳴
一聽，嚇得魂不附體，花容失色，半晌始說道：誰人搬弄口舌，叫女兒蒙這不白冤枉？太夫人道：自己做錯了事，反
說人家委屈了你。大娘坐在旁側，不解其中緣故，起身動問道：請婆婆稍息雷露，畢竟爲了何事？太夫人道：賢媳
！你道這王姑娘是甚等樣人？大娘道：媳婦不知。太夫人道：我好恨啊！他就是新科解元唐伯虎扮的，你丈夫有眼
無珠，將他騙回家中，寄宿在他妹妹房內，金如意交換白玉蟾，私訂終身，此事傳揚出去，豈不被旁人笑得口眼

歪斜？大娘一聽，方明原委，詎知鳳鳴小姐聽了這句話，置身無地，登時淚如雨下，痛不欲生，立起身來，也不告辭，轉回繡閣，怨氣一口，解下一條香羅帶，懸樑自盡，罷了！恰巧瑞蓮推門入內，見了之時，慌得手足無措，連忙把小姐抱住，勸道：「小姐你真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此時尋了短見，非但死得不明不白，而且人家反而要說壞小姐，還是拿定三分主意，將這件事弄明白了，小姐再行自盡，也不爲遲。不然，死得不明不白，陰間去做屈死冤魂的鳳鳴小姐，只是痛哭不已，可是太夫人那邊，大娘一再解勸，說道：『既是新科解元唐伯虎，我家姑娘尚未許親，一動不如一靜，婆婆就應允了罷。』太夫人本來一籌莫展，聽大娘這般說法，已有幾分首肯了。遂道：『月桂！你把這姓唐的怪物喚來，月桂連聲應是，少停伯虎上樓，一一施禮畢。』太夫人道：『前夜你住在我小女房中，你可曾說明你扮女情形？』伯虎道：『我雖與小姐同宿一夜，却未說明。』太夫人道：『不會說明，這白玉蟾爲何在？你身邊？』伯虎道：『這是兩相愛玩，因而交換的。』太夫人聞言，自忖錯怪了女兒了。大娘一旁仔細瞧着書狀，果然眉清目秀，儀態萬方，若配對鳳鳴姑娘，郎才女貌，真不愧一對璧人。乃啓口言道：『唐先生雖是我的丈夫，不是在唐先生喬裝改扮，也有幾分差池，然而如今木已成舟，我代婆婆作主，將姑娘許配於你便了。』伯虎連忙雙膝跪在太夫人跟前，口稱岳母大人在上，小婿唐寅拜見。太夫人微微含笑，卽命月桂將他扶起，伯虎撥轉身，又拜大娘，說道：『多謝舅嫂玉成，感激不盡。』慌得大娘立起身來，回禮不迭。當下太夫人又打發月桂請大爺進來，不多一回，月桂回稟大爺氣悶不過，不肯進來。太夫人回頭喚道：『賢婿，我有一言奉告，彼此顏面關係，此事不可傳揚於外，你回去之後，速央媒妁到來作伐。』說着，太夫人又親筆寫了庚帖，遞與伯虎。伯虎道：『謹遵岳母台命，告辭了一躬到底。』將庚帖籠在袖內，揚長出府，轉返寓所，一長二短，告訴枝山。枝山笑道：『這樣的給你攪下去，我也要六神無主了。』伯虎道：『這事又要仰仗大力。』枝山將頭亂點道：『一切在我身上，只是媒金，不要忘記就是了。』伯虎道：『決不食言，我好久不見娘子，意欲回去探望，我與你明日會吧。』說完匆匆出外，到得陸府，却巧陸扶仲立在庭前，命僮兒打掃階前積雪。伯虎

走近叫道：「岳父！小婿奉揖了。」陸扶仲道：「賢婿出外多時，畢竟幹些什麼？」伯虎道：「小婿一向住在寓中。」扶仲道：「既在寓內，爲何屢次着人請你，終不見你之面？」伯虎道：「連日以文會友，所以日間常不在寓。」扶仲道：「如此說來，太忙了，你可知道目下已是十一月，春闈即在，若不用功讀書，休想雁塔題名，就是你的家事，也不可任意拋荒。」伯虎道：「岳父若問功名大事，小婿時刻在心。至於家務，父親在日，有一好友韓士榮，情逾手足，此人正直無私，代小婿掌管家事，十年猶如一日，因此放心得下。」扶仲道：「你也該寫封信給他才是。」伯虎應了一聲，是扶仲道：「你岳母終日盼望你，快進去罷。」伯虎於是進內拜見岳母，陸太太含笑問道：「你去了一月，到今日纔來，叫人怎不記掛，快些見你妻房去。」伯虎巴不得岳母這句吩咐，飛風般走進閨房，劈面遇見春桃，春桃訝道：「怎未躑頭又來了嗎？」伯虎道：「你也喚我躑頭，放肆之至。」小姐可好？春桃道：「小姐正在生氣呢。」伯虎大驚，進房一看，果見昭容對鏡而坐，連忙用手撫着香肩道：「娘子我回來了。」昭容道：「你回來做甚呀？」伯虎道：「娘子我在外面，無非訪尋佳人，至今纔得六美，因去不下你，特地回來走一遭，却受了岳父岳母一番斥算，算來是娘子所害。」昭容碎道：「那是與你戲謔之言，誰教你認真幹去。」昭容口中說着，心下一想，當真八美團圓，春桃勢必排在末位，非趁早和他成親不可。所以閒談了一回，推說有事，稟告年高，陸翰林夫妻豈有不允之理。當下選定本月二十七日完婚，屆期自有一番熱鬧。春桃背地裏感戴小姐之德，一言表過。再說伯虎因年近歲暮，枝山住在寓所，諸多不便，卽向陸翰林說明要邀枝山到家，攻讀文章。陸翰林一口應許，伯虎來到寓所，卽與枝山各寫了一封家信，付與唐慶，又給了五兩銀子路費，唐慶立刻動身而去。伯虎忙命祝全收拾一切，回轉陸府，每日與陸翰林談古說今，十分有興。我且按下不題，書中且說謝天香忽然想起了九空，非僧非俗，終非了局，日前日與她結拜之時，對天立下一誓，有苦同當，有福同享，如今我與牠的終身，託付一人，正該同居一處才是。天香想到這裏，來見夫人。夫人道：「你來見我，有何話說？」要知謝天香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訪蔣

話說謝天香道：女兒有一句沒要緊的話，欲與母親商議。夫人道：商議何事？謝天香道：九空義姊住在白蓮菴中，終非長久之計，女兒想爹爹在京伴駕，家內無人，欲把他迎接到家，未識母親意下如何？夫人點頭稱好，於是打發了一乘轎子，往白蓮菴迎接九空。自是之後，九空住在謝家，日與天香作伴，下文再行交代。這一天，正在臘月初十，天靜日燠，祝枝山悶坐了幾日，覺得百無聊賴，便惹惹了伯虎上街游玩，信步所之，來到十景街。這條街在當初的時候頗爲熱鬧，年復一年，竟日漸冷落，祇有幾家窮鄉紳住着，內中有一位窮鄉紳姓蔣，雙名文龍，曾任洪同縣知縣。只因爲官清正，在任三載，依舊兩袖清風，加着官運欠通，重犯越獄，致遭革職，只得雇了一號船，攜眷返里。豈知半途之上，遇了一夥強盜，將船上一應細軟搜劫無遺，公子落水溺死，蔣文龍心痛之餘，就在當地報了官，出捕廣緝，幸得地方官資助，過歸故里，光陰荏苒，貧困不堪。夫人十分賢慧，與女兒月琴小姐，每日做些針黹度日。這日文龍向夫人言道：賢妻歲將闌了，總得借幾兩銀子，方克過此殘年。因此欲往崑山探望妹丈徐孟加，他必能周濟於我，至多半月，就要回來的。夫人道：老爺年近半百，步履艱難，路上須要小心。文龍連連應諾，就此動身，夫人小姐含淚相送。正走到牆門跟前，月琴小姐不期與伯虎打了一個照面，伯虎見了月琴，說也希奇，兩腿酥軟，走也走不動了。枝山只顧前行，伯虎驢道：老祝慢走。枝山道：看那邊小孩子，在那裏踢球頑呢？伯虎道：踢球有甚好看？肚子餓了，我請你吃麵好不好？枝山點頭稱好，二人走進麵鋪，各要了一碗三鮮大麵。伯虎邊說邊問小二道：我且問你，那家破牆門內，姓甚名誰？你可知曉？小二道：他叫蔣文龍，做過一任洪同縣。伯虎道：做了縣官，爲何這等貧困？小二道：這倒我不曉得，難道相公想打聽他家身世？月琴小姐道：好個香點的名字，今日相遇，三生有幸極了。少選食畢，伯虎會了錢鈔，另外賞了小二二分銀子，緩步而歸。陸翰林見

了啓口問道：祝賢姪同了小培到何處閒遊？枝山答道：自從到了南京，無暇游覽，今日始得與伯虎兄暢遊一天，誠畢生之幸事。陸翰林道：今已選定正月初三黃道吉日，進京會試，不識祝賢姪意下如何？枝山道：甚好甚好，於是二人來到書齋，伯虎道：方纔在十景街上，見到一位裙釵，天姿國色，真乃美人中之魁首。枝山道：我是眼睛不便，沒有看得清楚，這樣說來，小唐又着了迷了。伯虎道：當然風魔了我。枝山道：那末又要我做你的月老。伯虎道：不用你費心，我自有巧機謀。枝山道：什麼機謀，倒要請教伯虎道：沒有什麼奇特，不過我當面去說合罷了。枝山道：小唐你不要吹牛了，我預先對你聲明，事不成就，再要仰求我，我是不去的。伯虎冷笑了一聲，告辭回房。次日更換了衣襟，借會文爲名，出了陸府，一路行來，已到十景街那座破牆門跟前，大着膽子走進裏邊，只見階前枯草沒脛壁上結滿了蛛網，一帶破窗子，欹側歪斜，快要墜落的光景，居中間小小廳堂，倒還收拾得潔淨。伯虎止着步，揚聲道：裏邊有人嗎？蔣夫人聞聲走出，見伯虎年少風流，衣冠齊楚，問道：先生到此有何貴幹？伯虎道：我來訪蔣文龍先生的。蔣夫人道：他往崑山去了，但不知先生尊姓大名？伯虎道：晚生姓唐，名寅，字伯虎。蔣夫人道：原來是新科解元，多多失敬。伯虎道：此來拜訪蔣先生，非爲別事，因我昔年寄居山西，被人陷害，多蒙蔣先生之德，一言折獄，今晚生擬上京應試，路過此間，一來拜謝，二來有事面商，詎知訪了一天，尋不到蔣先生居處，急欲回船，船已開走，不得已權招宿商旅店人多，嘈雜夜不成寐，今日經過十景街，始知蔣先生住在此間，這五十兩銀子，是報酬蔣先生恩德的，乞夫人權且收下，說着在招文袋中取出五錠雪花銀，放於桌上。蔣夫人道：唐解元這個使不得，我家雖貧困度日，却不敢濫叨。伯虎道：晚生一時尚不能動身，總要面見先生的，請收下了罷。蔣夫人滿面羞慚，將銀子收拾進房，告知女兒月琴。月琴停了針黹，道：他既自稱唐寅，必擅丹青，母親何妨試他一試，便知真假。蔣夫人點頭稱善。這時小使連奎轉來了，蔣夫人問道：今天生意可好？連奎道：說也晦氣，我挑了一擔菜，賣了整半天，竟沒有人下顧，幸而額角頭還亮，東街上李老太太要鹹青菜，我就賒給她了。蔣夫人道：不虧

本就是了，你去取香茗來，給這位唐相公喝。連奎進內捧了一盞茶來，蔣夫人道：「這位唐相公受我家老爺的恩惠，今日上門酬謝，送來五十兩銀子。」連奎道：「唐相公雪中送炭，是我們的恩人了。」蔣夫人道：「連奎快去購買些魚肉菜蔬，留唐相公午飯。」連奎說聲曉得，攔了籃上街去了。伯虎道：「蔣先生有幾位賢郎？」蔣夫人道：「大兒五年前死於水，如今只剩下一個女兒，閨名月琴。」伯虎道：「可曾出帖許人？」蔣夫人道：「只因家道清貧，十八歲尚未受茶。我聞說解元擅長丹青，可否見賜一幅，隨時賞玩？」伯虎聞言，逆料蔣夫人用意，要面試一試，遂道：「只是不中看的，說時連奎已買了菜蔬回來。」蔣夫人道：「你引唐相公到書房中繪畫，待我煮菜。」連奎便引了伯虎，來到書房之中，雖則破舊，卻還圖書滿架，瓶中插着一枝初放的臘梅，陳設得古色古香，脫盡俗氣。伯虎坐下，磨墨濡毫，畫了一幅白描山水，連奎取來，送與夫人觀看。蔣夫人一看，不但筆法蒼勁，而且畫意深邃，月琴小姐看了，也是讚不絕口。少頃，午飯已熟，蔣夫人命連奎送往書房，一壁却與月琴商議，擬款留唐寅，耽擱在家。月琴道：「悉憑母親之意。」蔣夫人走出外邊，伯虎已經飯罷，立起身來道：「晚生叨擾了。」蔣夫人道：「簡慢得很，解元若不嫌棄，就在舍間耽擱如何？」伯虎道：「只是打攪不當。」蔣夫人道：「好說。」冬日光陰最短，談了一回，已是黃昏時候，用過夜膳，連奎送進一壺香茗，一盆熱水，說道：「相公請安睡罷！」一宵無話。次早抽身，蔣夫人忽覺室中香氣撲鼻，好生詫異，推開窗子一看，一株桂樹，花開得十分茂盛。連忙喚道：「女兒快來看呀！」琴小姐走來一看，說聲奇呀！怎麼這樣凍人天氣，這桂樹會開起花來？蔣夫人道：「這株桂樹已多年不開花了，如今連夜開花，必有佳兆。」原來蔣夫人在三年之前，與文龍在庭前納涼，指着桂樹言道：「若得此樹開花，我女定得佳婿。」文龍聽了，却笑道：「如果此樹永不開花，女兒就永不對親了。」當下月琴聽母親說出佳兆二字，臉上早泛起紅雲，低首不語。蔣夫人目不轉睛的，對着花看，口中自言自語道：「是了，此人不來，此花不開，此人一來，花便盛開，莫非女兒與此人，有姻緣之分？」蔣夫人想到這裏，合掌當胸，向天默禱道：「皇天在上，若我女該配蘇州唐伯虎，待我丈夫歸來，桂花始謝，要是無緣，立時花謝。」禱畢，那桂花

愈加開得茂盛了，蔣夫人歡喜不盡，暗忖自己初見唐寅之面，覺得他風流倜儻，正堪匹配女兒，怎奈與他貧富懸殊，難以啓口，加之丈夫尙未轉返家園，現在臘月中桂樹開花，應驗前言，這段姻緣，決非偶然的了。蔣夫人主意定妥，誠恐失去機會，欣然來到書房中。伯虎正坐着出神，一見蔣夫人到來，連忙站起作揖。蔣夫人道：「解元少禮，乏人陪伴，多多簡慢。」伯虎道：「晚生是清淨慣的。」蔣夫人含笑道：「解元今年多少青春了？」伯虎道：「晚生年方二十九。」蔣夫人道：「想必已與官室聯姻。」伯虎道：「不瞞夫人說，只因艱逢窈窕淑女，踉蹌至今尙未聯姻。」蔣夫人道：「解元才高一世，難道吳中佳麗，竟無一個當意的麼？」伯虎道：「吳中並非沒有佳人，皆爲有了姿色，便沒有性情，終不合晚生之意，看來只好聽憑天命了。」蔣夫人聽到這裏，不禁欲言又止，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會試

話說蔣夫人欲將伯虎招爲東床坦腹，怎奈一時難以啓齒，故而欲言又止，畢竟伯虎老練，便道：「既承夫人見愛，何妨直說。」蔣夫人道：「話是有一句的，只怕說之無益。」伯虎道：「定要請教。」蔣夫人被逼不過，遂老實說道：「並非老身誇口，小女性情溫存，舉止大方，容顏雖則不美，尙有幾分姿色，解元不嫌家道貧窮，願將小女侍奉箕帚。」伯虎聽說，樂得幾乎手舞足蹈起來，慌着從座上抬身，深深一揖，拜到在地道：「多蒙不棄，敢不遵命。」岳母大人請上，小婿唐寅拜見。說着又在招文袋裏，取出馬鳳鳴贈的白玉蟾，雙手奉獻。蔣夫人滿心歡喜，將玉蟾收下，笑着說道：「賢婿你且寬坐，我去就來。」伯虎道：「岳母請使。」蔣夫人喜氣揚揚，轉身入內，月琴見母親滿面喜色，却一時猜不出所以然來，只聽蔣夫人言道：「桂花冬開，想你與唐寅姻緣註定，所以爲娘不等你父親回來當面將你終身許了他了。」他取出一個玉蟾，作爲信物。月琴一聽，頓時桃腮添暈，默然不語，低首拈弄裙帶，半晌始說道：「母親他將玉蟾爲信，我家沒有東西回答，如何是好？」蔣夫人道：「我家並無別物，祇有一枝犀角分水簪，乃是家傳之物，爲娘

小心珍藏，視為至寶，如今無物答贈，就將此簪贈了他罷。說着走向房內，打開錦匣，取出一枝犀角分水簪，出來交與唐寅，說道：「此簪乃係蔣門家傳，請解元收了，待明年花燭完婚。」唐寅雙手接過，收藏入袋，暗想：如今心願已償，不消再在這裏耽擱了，便道：「小婿悶坐無聊，意欲上街去閒步一回，未識岳母見允否？」蔣夫人道：「賢婿欲出外閒遊，可要小使連奎同去？」伯虎道：「我愛獨游，不勞同去。」蔣夫人道：「賢婿早些歸來，免我掛牽。」伯虎告辭而去，一巡轉回陸府，枝山見他一副自鳴得意的神氣，便道：「幹的那件事怎樣了？」伯虎道：「全不費吹灰之力，已經到手。枝山不信道：「又不是買一件東西，有這等容易。」伯虎取出分水簪道：「你看可見我不說說話罷？」枝山道：「了不得！本領越發大了，再過幾時，那位竊玉偷香的老慣家韓壽，也要甘拜下風哩！」伯虎道：「老祝休得取笑。」他一壁說着，一壁趕進內房，昭容正與春桃下棋，他一雙手搭在姊妹肩，上道：「二位賢妻，我特來報一個喜訊給你們知道。」昭容道：「什麼喜訊？」伯虎道：「月琴小姐到手了，豈不是大大的一樁喜事？」春桃道：「你這個書獃，作獸事，說獸話，獸頭獸腦，看你獸到何日，才收拾你的獸性？」伯虎道：「若要我不獸，須待八美團圓之後。」昭容道：「算了，令人聽了惹厭。」不言這裏調情作樂，那位蔣夫人見女婿出外閒步，至晚不歸，心上少不得惦念，眼巴巴盼望了一夜，次日清晨，打發連奎四下找尋，不期唐伯虎施施然走來，忙道：「賢婿你往那裏去的？叫我望眼欲穿，好個慣會撒謊的唐伯虎。」便答道：「我昨日正在街坊閒步，巧遇一位同窗好友，蔣夫人道：「此人是誰？」伯虎道：「就是蘇州祝枝山呀。」蔣夫人道：「那祝枝山也在南京嗎？」伯虎道：「他也要進京會試，順便到此探望親戚，定要我作伴，他的親戚陸翰林設宴洗塵，我一時貪杯，竟醉倒了。」蔣夫人道：「酒能誤事，日後不可多喝。」伯虎道：「敬遵岳母之命，但有一言稟告，同窗祝枝山因陸翰林留他度歲，枝山性情怪僻，非小婿陪伴他不可，望岳母台允。」蔣夫人道：「既是同窗好友，正可互相切磋，憑你便了。」伯虎喜甚，作別而去。可笑連奎尋了半日，終不見伯虎蹤跡，肚子餓了，只得回來，苦着臉對蔣夫人道：「南京是拐子最多的，我家的新姑爺，一定給拐子騙走啦。」蔣夫人道：「姑爺已回來過了，你不用着慌了。」連奎拍着自己天

靈蓋道：「姑爺一到，心事丟開，那麼我去煮飯了。」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轉眼間已是新正月初三，陸翰林分付家人安排船隻，私下裏伯虎到蔣府辭了行，比及回來，陸翰林已端整豐盛酒筵餞行，酒過三巡，陸翰林取出一封書信，交與伯虎道：「我有一位年兄謝景華，官居吏部尙書之職，爲人正直無私，此信與他，必然留你。伯虎一想，不瞞你丈人說，謝景華也是我的丈人峯呢！祝枝山道：「唐兄是有人留了，晚生可有些尷尬了。」陸翰林哈哈大笑，祝賢姪但請放心，老朽既寫信與他，自然也會留你。」枝山道：「多謝陸老先生照應。」當下伯虎枝山拜別了陸翰林，一棒鑼聲，解纜開船，向京師進發。此時恰好蔣文龍從崑山回來，蔣夫人迎接入內，相將坐下，蔣夫人問道：「相公爲何到今日才來？」文龍道：「妹丈與我多年不見，定要留我過了新年，方肯許我回鄉，我一時情不可却，只得在他家裏過年了。」蔣夫人道：「你可曾向他借？」文龍道：「妹丈知我賦閒了多年，清貧徹骨，不待我開口，他就借給我花銀三百兩，並贈我許多零星雜物，如此疎財仗義，委實令人銘感。只是我年終沒有回來，你們怎生過此新年？」蔣夫人道：「相公動身去後，有一天來了一人，自稱蘇州唐伯虎，文龍道：「他是吳中有名的才子，我和他素昧平生，他來訪我做甚？」蔣夫人道：「他說昔年在洪同縣裏，偶犯了一樁官司，相公秉公判斷，將他官釋，故而念念不忘。此番進京會試，特地前來謝你恩惠的。」文龍道：「曩昔我做官時，每日審理民情，如何記得清楚，那時或有其事，也未可知。」蔣夫人道：「他來的時候，帶來五十兩銀子謝儀。」文龍道：「不要收他的謝儀，才是。」蔣夫人道：「當時我再三推辭不受，怎奈他堅執留下，我拗他不過，祇好權且收下了。」文龍道：「我且問你，唐伯虎耽擱在那裏呢？」蔣夫人道：「他昨日到我家辭行，已進京去了。」文龍道：「如此說來，我來遲了一日。」蔣夫人道：「還有一件奇事，我家院內的那株桂樹，開了花了。」文龍道：「賢妻休要哄我，那有隆冬開花之理？」蔣夫人道：「不信，請相公去看來。」文龍走到院內，果見花開滿樹，一院芬芳，不禁哈哈大笑道：「桂花原分四種，這叫做岩桂、冬榮，沒有什麼希奇。」蔣夫人道：「我原也知曉，但此桂向不開花，我曾言過，若得此樹開花，我女必獲佳婿，誰知唐寅到了我家，花就開了，女兒該許配與他，欲等

你回家商議，你竟不歸，我猶恐你疑惑我說謊，默禱桂花等你回來再謝，不道果應其言。文龍滿懷得意，自不必說。且說吏部尚書謝景華，一天忽接夫人書信，將書閱罷，原來女兒天香已許配唐寅，自是滿心歡喜，連忙修寫回信，打發來人去訖。過了幾日，家人進內報道：蘇州唐祝兩位解元求見，現有名帖呈上。謝尚書接帖一看，一張是晚生祝允明頓首，一張是子婿唐寅百拜。吩咐一聲請，少時家人引着兩位解元來到廳上，祝枝山拜下道：謝老先生在上，晚生祝允明拜見。謝尚書道：賢才乃是吳門才子，四海揚名，老夫渴慕之至，今蒙先施，有失遠迎，也有一拜。禮畢，枝山退過一旁，唐伯虎走上一，說道：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唐寅叩見。謝尚書哈哈大笑道：賢婿罷了。當下分賓坐定，謝尚書道：賢才何日進京的？枝山道：今日纔到。謝尚書道：作寓何處？枝山道：尚未覓妥客寓。謝尚書道：老夫本該相留賢才賢婿在家讀書，只恐及第之後，人家道我有私，祇好另尋客寓暫住了。枝山道：老先生言之有理。謝尚書吩咐廚房安排酒筵款待，一面着家人租定寓所，安頓行李。唐祝二人席散之後，告辭回寓。這二位解元原是尋歡作樂的慣家，功名二字，全不放在心上，終日出外游玩，那天忽於街坊之上，遇見了杭州周文賓。原來周文賓中了浙江新科解元，也進京來會試，知己相逢，互道契闊，嗣是一來，不是在寓中談天說地，定是出外來逢場作戲，忽忽間考期已屆，二月初九日頭場，十二日二場，十五日三場，考試完畢，及至發榜，三位有名才子，竟一個個名落孫山，榜上無名，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鬧院

話說三位才子，一個個名落孫山，登時歸心如箭，唐祝二解元辭了謝尚書，收拾行裝，雇了一號大船，轉返故鄉。這日路過揚州，周文賓道：揚州景緻最佳，我們何不順便游玩一番，藉擴胸襟。伯虎、枝山同聲讚成，分付船家將船停靠碼頭，各自更換衣衫，命周興在船看管，飄然上岸，祝全隨在後面伺候。本來揚州是繁華地方，三街六

巷十分熱鬧。三人正在行走，忽聽前面有人說道：清和院裏有一個標緻姑娘，可惜不肯接客，另一人道不接客是假的，只要整千累萬的銀子，她就接你了。啊！伯虎聽說這話，靈機一動，悄悄向枝山道：老祝清和院中既有佳人，我們豈可失之交臂？枝山點頭稱善，於是三人迤邐走入院內。枝山揚聲說道：快些走！一個人出來不多一回，裏面跑出一個人，問道：三位是誰？枝山道：我是蘇州祝枝山，這位是唐伯虎，那位是杭州周文賓。大爺聽說你們院裏有美貌姑娘，特來嫖院的。那人道：原來三位大爺請坐，請坐，讓我告訴媽媽去。三位才子搖搖擺擺走上高廳，見陳設得氣概軒昂，異樣體面，方纔坐定。媽媽從內走出，丫環獻上香茗，媽媽慫恿了姓名。伯虎道：聞得院中佳人甚多，請媽媽喊她們出來見見。媽媽答應，少停喚出了三個姑娘，油頭粉臉，都是不中看的。枝山道：這幾個姑娘長得太難看了，趕快同我進去。三個姑娘聽了，漲紅了臉，轉身進去了。伯虎道：媽媽，難道你院中祇此三位姑娘麼？媽媽道：有是還有一個，只是她性情古怪，不肯接客，故而說也徒然。伯虎道：不肯接客，要她何用？媽媽道：不瞞唐大爺說，去年化了八百兩銀子，買她進門，抵着發一財，那曉憑你口中說出蓮花，勸她接客，她終是一個不願，反費掉了不少唇舌，平添了許多氣惱。伯虎道：此女姓甚名誰？媽媽道：她叫做李傅紅，父親是做官的，前幾年他父親死了，身後蕭條，她失了依靠，她的沒良心底叔父，將她出賣，豈知到了我家院子裏，不肯接客，我有時責備她幾句，她就要尋死覓活起來。伯虎道：好個正經女子，但不知相貌如何？媽媽道：相貌超羣，可以得揚州美人了，要是難看，也值不上八百兩銀子。啊！伯虎道：你快去說蘇州唐伯虎要娶她。媽媽一口答應，走到裏面房內，裝着笑臉道：女兒外邊有三位客人，一位是祝枝山，一位是唐伯虎，一位是周文賓，都是有名的才子，這道慕名而來，你願意出去見她們嗎？說着哈哈地只是笑。李傅紅聽了，冷冷的說道：我不見。媽媽道：你爲什麼不見呢？李傅紅道：祝枝山不大仁厚，周文賓太輕狂，若是唐伯虎一人到此，我就見了。媽媽聞言，好生納罕，口中咕嚕着道：真是個怪東西，好大的身價，三個不見，一個就見，叫老娘要氣死。她一路恨恨之聲，走到外面。

伯虎忙問道：李姑娘可願意出外？媽媽敲着腮幫子，噓了一口氣道：虧我臉上長着兩個鼻子孔，沒有給她氣死。她說：一個尚且不接，何況是三個呢？枝山惱道：左右不過一個娘子罷了，居然也要裝着身價，我們偏偏要她出來。伯虎雙手亂搖道：老祝休要着惱，待媽媽好好兒勸她，就會出來的。說着，又對鴛鴦道：媽媽既不肯出來，你且領我進去見她，少停償你銀子。媽媽大喜道：唐大爺一人進去，她豈有不見之理？媽媽說完，引領了伯虎來到傳紅房中。伯虎舉目一看，不由的神魂飄蕩，豔羨不已。登時計上心來，啓口喚道：賢表妹，爲何流落此間？你可認識我表兄唐伯虎麼？我正到處訪尋你呢。李傳紅何等乖巧，聽伯虎口稱表妹，心下早已明白，忙立起身道：怎說不認識？表兄快快請坐。鴛鴦一想，天天不接客，倒也罷了，今天一接客，竟接來了一個表兄，活該老娘倒霉。她一壁咕嚕着，一壁搓着手到外邊去了。房內只剩伯虎傳紅二人，對面坐着。伯虎道：姐姐！你既身落平康，爲甚不願意接客？傳紅還未回答，淚珠兒早奪眶而出，嗚咽着說道：奴家雖然命苦，怎肯失身爲下賤之人？所以寧死不願接客。伯虎連說：可敬可敬，但我有一言，未識姐姐容納否？傳紅道：相公有何見諭，請道其詳。伯虎道：姐姐！你若願意將終身許我，我當代你脫籍。傳紅道：蒙相公見愛，敢不從命，只是鴛鴦奇貨可居，非一千兩銀子，她決不肯放我出門的。伯虎道：這到不妨，我自自有道理，少停無論何人問你，只消如此這般，鴛鴦就是有天大本領，也不敢留難了。傳紅滿心歡喜，伯虎假裝滿面怒容，一路嚷出來道：反了！反了！天翻地覆，這還了得！枝山明知其意，趁勢說道：可就是我給你做媒的那位李傳紅小姐嗎？伯虎道：不錯，被人騙賣在清和院，周文賓不明白，伯虎弄的狡狴，認道確有其事，大怒道：鴛鴦買良作賤，罪加一等。伯虎也頓足道：這場官司是打定了。枝山道：要去就去，這個鴛鴦老奸巨猾，別讓她逃走了。媽媽哀求道：祝大爺你勸勸唐大爺吧！萬事總有一個商量的。枝山板着脸道：如果見官，你知情故買爲娼，最輕一個徒罪，你今買了解元夫人，至少辦你充軍大罪。媽媽更加發急，說道：祝大爺！你救一救老身罷！枝山道：罪大滔天，教我怎樣的救你？媽媽道：都是我自己有眼無珠，利慾薰心，我如今情願

犧牲她的身價銀子，由唐大爺領去。伯虎道：已經被你逼作了娼妓，我是不要的了。媽媽道：唐大爺放心，她進了我家院子，沒有接過一客，她還是白璧無瑕呢。枝山道：他既這等說法，念他可憐，小唐你領了李姑娘下船吧。伯虎道：這又便宜了惡鴿。說完這話，匆匆入內，領了李傅紅出院。枝山這纔座上抬身，笑對鴿母道：以後你要小心，不要再買了解元夫人。鴿母連聲應是，可是心上怨氣冲天，十分懷恨。當下伯虎另外再雇了一隻船，與李傅紅下船坐定。傅紅道：我報不盡相公似天似海的恩典，願作鋪床抹席之人，終身伺候。伯虎道：但我要和你言明，我已娶房七位，你若去時，只好排在第八位了。傅紅道：悉憑相公主張，回轉南京大衆面前，不可說我是平康中人，免人恥笑。伯虎道：這個自然，請姐姐放心便了。於是伯虎回到自家船上，吩咐榜人解纜開船。伯虎笑謂枝山道：此番轉返南京，切不可說出傅紅根底，全我體面。枝山道：我會給你瞞着的，只可笑你這個怪物，別人化錢買了一株搖錢樹，被你強佔作妻，委實罪過。三位才子諠浪笑傲，好不有興。這日周文賓要與二人分路回杭，枝山道：你左右空閒無事，何不同到南京，看小唐八美團圓，然後再到蘇州盤桓數日，回去不遲。文賓道：惟恐家母牽掛。枝山道：快寫一封信回去，令堂就寬心了啊。文賓聞言，立即修書一封，打發周興先歸。一帆風順，船抵南京，三位才子即來拜見陸翰林，扶仲道：周賢才乃是武林才子，久慕大名，幸會幸會。文賓道：晚生本欲返鄉省母，唐祝二兄堅欲挽留晚生一游南京，爲此登堂拜謁，面領教益。扶仲道：豈敢豈敢。枝山道：陸老先生我們此番回來，路過揚州，有個女子李傅紅，可憐父母雙亡，一無依靠，被她狠心的叔父，買入平康，令坦見了，心中大爲不忍，化了二十兩銀子，將她贖出，帶到南京，伺候千金。扶仲道：如今他在那裏？枝山道：現在船上。扶仲道：你去喚她到來。枝山應是，伯虎便告辭入內，見過岳母，又進房與昭容春桃相見，各敘闊別。這時陸扶仲也到內堂，笑道：賢婿在揚州買了一名使女，名喚李傅紅，說是陪伴女兒的。太太道：不見得罷，也許爲了四喜走了，買來陪伴老相公的。扶仲呵呵笑道：賢妻又來取笑了。正說着，家人領着李傅紅進內，雙膝跪下道：難女李傅紅叩頭。陸扶仲舉目一看，見

她姿容秀麗，體態苗條，便道：賢妻！你看她比四喜如何？太太也不回答，向傳紅問道：伺候小姐，你可情願？傳紅道：難女情願的。太太大喜，要知唐伯虎八美團圓情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團圓

話說唐伯虎在樓上談了一回別後情由，說道：我的才學淺陋，偷香手段甚高，如今八美已完全了。昭容道：又是那個伯虎？道是一個揚州佳人，名喚李傳紅。昭容道：敢是拐來的嗎？伯虎道：拐人家女子要犯法的。說時太太打發三春陪同李傳紅來見小姐，傳紅低頭言道：小姐在上，傳紅萬福。昭容道：不用多禮，請坐。傳紅道：傳紅不敢坐。昭容道：我已知道來意，不消客套了。傳紅見昭容賢慧非常，更是感激，不待細述。目說枝山急欲使伯虎早日與八美團圓，這日飲酒之間，向陸翰林言道：陸老先生自古道：鐘不扣不鳴，鼓不打不響。唐兄前在南京，羅夫人愛他有名才子，願將秀英小姐相許，晚生作媒，特此告稟，以便打點完姻。扶仲道：何不早說。小婿有了兩個妻房，還要三個。枝山道：三個不算希奇，卻還有呢。扶仲放下酒杯道：還有幾個一併說來。枝山道：還有一位是已故馬相國之女鳳鳴小姐，一位是洪同縣蔣文龍之女月琴小姐，一位是謝尙書之女天香小姐。扶仲道：都是賢才作伐的麼？枝山道：不客氣，全是我一人之力。陸翰林聽了，老大的生氣，回轉頭來，對唐伯虎看看，冷笑一聲道：賢婿多虧只有這幾個，要是十個百個，你也是一律應承，如何調排？伯虎連忙欠身答道：回稟岳父，都是他們見愛於我，小婿出於無奈，只得權且應承了。扶仲道：倒也說得光鮮，所謂風不吹草不動，賢婿未免太自重。枝山道：陸老先生暫請弗怒，九九歸原說一句，是你令坦聲名太大的緣故，使他無可推却。現在長話不如短話，既已應承，無法反悔，請老先生主裁，成全了令坦，好讓他團圓回鄉。扶仲道：我是沒有主意的，賢才是個能幹之人，一切仰仗你調排就是了。枝山道：晚生是什麼人，好代老先生作主。扶仲道：難道不用行盤送聘的麼？枝山點首道：早已有

言在先，不行聘，不行盤，只消令坦前往入贅，故而非常省事。陸翰林沈吟了半晌，離席入內，將情告知太太，太太道：「這事你我都不能作主，直截痛快，還是去問聲女兒，只要女兒願意，便不生問題了。」扶仲道：「賢妻之言有理，你快去問來。」太太也不停留，便到女兒房中，說明原委。昭容道：「這件事，女兒豈敢作主，是否須憑父母之意。」太太道：「事已如是，若不應允他，你們夫婦難免失和，莫如做了一個好人罷。」昭容道：「母親這樣說法，女兒豈敢違拗，望母親轉稟父親，揀一個良辰，讓他一家一家去完婚便了。」太太大喜，向陸翰林說知其事。陸翰林又好笑，又好氣，踱着方步出外，對枝山道：「老朽今已應諾，請賢才即日安排就是了。」枝山道：「多謝老先生，晚生即日就幹。」於是又開懷暢飲，直喝到月移花影，各自安歇。翌日，祝枝山往羅謝諸府通知喜信，各家忙着備辦喜事不表。那一天正是黃道吉日，唐伯虎入贅羅府，自有一番熱鬧，無庸細述。兩新人送入洞房之後，伯虎道：「娘子，我和你別後數月，令人時刻望懷。」羅秀英聽了，微微笑了一笑。伯虎道：「娘子笑什麼？」秀英道：「我笑你不顧文人體統，男扮女裝。」伯虎道：「我若不扮女，焉有今日？」秀英道：「我且問你，八美如今有了幾個了？」伯虎道：「早已如我之願。」秀英道：「是那八個？」伯虎道：「不消說，一位是娘子，一位是陸昭容千金，一位是孫雅容，秀英道：「他是誰？」伯虎道：「說來你是認得的，她就是白蓮菴九空師父。」秀英道：「連尼姑菴裏師太都要了，可笑可笑，那其餘的呢？」伯虎道：「一位是馬鳳鳴小姐，我想起了這樁事，這纔是可笑極了。」秀英道：「可笑些什麼？」伯虎道：「可笑她的哥哥馬文彬，妄想我與他作妾，參拜天地成親，洞房合卺之後，要和我成就美事，那曉我是個男子漢，他抱頭鼠竄逃出新房而去，我就與他理論，急得他母十倆手足無措，再三求懇，最後將馬鳳鳴小姐許了我，這纔罷休，這位美人，不費心機，唾手而得，委實便宜之至。」秀英道：「此等便宜，只有你得。」伯虎道：「此外一位是蔣月琴，一位是揚州李傳紅。」秀英道：「還有呢？」伯虎道：「沒有了。」秀英道：「祇有七美，尙少一美。」伯虎道：「還有一個春桃，她是昭容娘子的使女。」秀英道：「使女也可充數，不要說八美，就是八十美也容易啊。」伯虎道：「娘子，你別小覷了春桃，這春桃的面貌，實是令人可愛，而且她的出身，也是名門之女。」

呢說話之間，已是更深夜靜，雙雙攜手入幃，新婚燕爾，說不盡的甜蜜風流，不必細表。過了二十朝，唐伯虎又入贅謝府，熱鬧不亞於羅府，足足忙了一個多月，與六位美人完了花燭，終日假紅衣翠，其樂無涯。這日唐伯虎欲整頓行裝，歸返故里，向枝山商議。枝山道：我久想回去，爲了你一人，就擱至今，你不回去，我也思量回去了。周文賓道：小弟離家日久，我也要回杭了。枝山道：正好同道而行。當下伯虎即將此意稟告扶仲，扶仲道：正該早日回家，料理家務，說着命家人取過皇歷，擇定了吉日，伯虎便往各府辭行，各位夫人無不再三叮囑。尤其是羅夫人，叮囑得格外道地，並責備伯虎娶了這許多妻室。伯虎喏喏謝罪道：伏望岳母原諒，小婿雖有妻房八位，絕無偏正，一律看待。羅夫人道：如今我女兒已是你的妻子了，老身也奈何不得你了，但你家人口衆多，如有欺負我女兒之處，少不得我要與你算帳的。伯虎道：岳母但請放心，斷然無人敢欺負令媛千金的。羅夫人道：只要你治家恭嚴，不生歧視之心就是了。伯虎這纔告別回家，收拾箱籠物件，十分忙碌。陸翰林又備了三千兩銀子，作爲女兒昭容添妝之資。到了吉日，叩別動身，說不盡千言萬語。八乘煖轎，坐了八位嬋娟，次第下船，自有八個伶俐梅香，不離左右伏侍。然後三位解元拜別陸翰林夫婦，祝全小使跟隨下船，日暖風和，鑼聲朗朗，開船而去。第一號乃是嫁妝船，第二號坐的是祝周二解元，第三號船身最大，坐的是唐伯虎與八美一路之上，全不寂寞。且說八美之中，大半是初見面，內中羅秀英小姐與謝天香小姐，本是姑表姊妹，有時想起前情，大爲不好意思，此外便是出家還俗的孫雅容，向來跟羅秀英謝天香是熟識的，每每想起自己是修了行的人，如何好幹出這等事來，故而推說身體不適，不和羅謝兩位小姐見面，有時避面不過，始終含羞無言。羅謝兩位小姐，猜透她的隱衷，借事走開，好在無多幾日，船已到了姑蘇，直至唐府水牆門停泊，祝全上岸通報，韓老相公得信，喜出望外，慌忙牽領了唐與唐慶唐福唐壽出來迎接。這時三位解元也捨舟登岸，伯虎吩咐備八乘煖轎，請八位大娘進宅。唐慶拍手笑道：大爺當真是八位大娘麼？伯虎道：有誰來哄你？唐慶道：這樣說來，樂煞我田三孝了。伯虎怒目道：放你

的狗屁，給我滾開些！唐慶道：不錯！如今用不着我了。說着走了開去。三位解元到廳上坐定，唐興送茶，伯虎將別後一番情形，以及娶八美回來的話，詳細告訴了韓老相公。韓老相公聽得嘻開了笑口，不住的搖着鬍子點頭。坐了一回，祝枝山作別回去，少選八位大娘乘轎進宅，一一與韓老相公見禮。韓老相公大樂，忙不迭一一回禮。立刻肆筵設席，伯虎與八位大娘同坐一席，名曰合家歡。書房中韓老相公周解元亦坐一席。有事即長，無事即短，忽忽過了十餘日。祝枝山文徵明到來拜訪，寒暄敘畢，唐伯虎取出一幅丹青，裝璜得十分精緻，打開一看，乃是一幅八美圖。祝文二人看了，讚不絕口。文徵明更加豔羨不已，談了一回。周文賓購物回來，與祝文相見，伯虎吩咐治酒款待，淺斟低酌，四位才子愈飲興越愈高，直至黃昏始散。次日周文賓也作別回杭去了。做書人寫到這裏，早已筆枯墨乾，不得不也向讀者告別。